

新刻劍嘯閣批評西漢演義傳卷之五

懼楚罪陳平歸漢

却說項莊季布回見霸王備言司馬印被虜河內已失臣等行至中途知此消息遂即旋師回恐勞民動衆無益于

事王怒曰朕差汝救援河內往回將月餘矣不過敵面空

回以致河內有失去朕一藩鎮矣皆爾等之罪也陳平在

陳平雖歸漢其立心行事畢竟是小人

側曰二將雖去亦不能以保河內且韓信用兵彷彿孫吳

二將豈足以爲敵哉陛下不必深罪二將臣與范亞父同

二將親領一枝人馬復取河內阻韓信不得東來陛下伐

齊之後却舉兵而西料漢王決敗而韓信可擒也不然關

西漢演義評 卷五 中之地悉爲漢有不獨一河內而已霸王益怒曰前般王

求救汝亦在左右獨無一言及此今河內已失乃欲勞師

遠征以爲復取河內不亦欺誑朕躬耶遂將項莊季布叱

退是日即罷陳平官令勿侍左右平退居私策終日鬱鬱

不樂因密令家童整點行李暗打發家小回陽武去訖乃

獨身仗劍從小路投洛陽來一日將日西到黃河邊四顧

無人船近沙灘灣一隻小舟平叫曰過往客人遠來欲過

河投宿小舟中走出兩人來眉目兇惡年各二十四五歲

平思此二人必黃河邊水賊若欲回避反致謀害不若上

舟渡河自有計較二人上下觀覷陳平一遍心中甚喜遂

扶平登舟將近中流二賊欲船中取刀殺平平思賊之所

以害我者利吾之財也我若惜身之所藏必被賊害矣乃

告賊曰某雖過客亦知水性願羸身與二公駕舟庶行乃

速耳遂將一身衣服所藏之物盡行脫去裸身立于舟上

示無懷挾二賊私相笑語曰吾二人以彼身邊必有所藏

欲利其有觀裸身而見則無所藏可知矣遂無殺平之心

乘順風瞬息過河陳平上岸迺得性命急投店中來已近

夜矣店中人見陳平裸身而來大驚曰子必河中遇賊也

平哀告曰某乃河南客商楚地買賣負資回家行晚過河

領二家僮皆被殺死因我苦苦求告將衣服行囊盡行盜

西漢漢義評

卷五

二

去饒此性命來投質店幸念同鄉留宿一宵借舊衣遮狹

得命回家決重報厚德店中人聽陳平言語不俗又見顏

貌甚修美一時各出衣服數件與平穿着就請同席飲酒

共宿一夜次日陳平拜謝店主並同伴者遂投洛陽大路

徑往咸陽而來先訪故友魏無知備道項王失政獨恃強

暴不納忠言蔽塞賢路某素知漢王寬仁大度好謀能斷

任賢使能各盡所長乃真命之主也願背楚千里而來傾

心事之敢借故人吹噓之力薦拔一言少得錄用不敢忘

所自也魏無知曰漢王虛心以求天下之賢故四方之士

心悅誠服願欲立于其朝若先生抱經世之才挾奇謀之

術置之帷幄必能筭策我漢王見之不待推薦必留重用也陳乎拜謝一日魏無知乘漢王無事因告曰楚國陳平深慕大王盛德今棄楚使劍歸漢與臣故舊數知其能王若留用必有裨益王曰此非昔年鴻門相遇之陳乎乎無知曰正是此人王曰寡人懷念此人日久每欲一見不可得今來投降實合我心卽召見曰昔年得君維持之力幸出鴻門于心終不忘今喜爲同朝之臣甚慰我心遂相語竟日漢王甚喜悅便問居楚何官平曰在楚爲都尉是日卽拜平爲都尉使參乘典護軍日侍左右諸將紛紛相議曰一時亡命之徒裸身而來未知淺深遂拜爲都尉又朝

西漢演義評

卷五

夕在王左右恐有不測之變王聞之益加優厚一日周勃

諸將多忌何益侯亦屬

等言于王曰陳平雖美如冠玉其中未必有也居家嘗盜

其嫂今爲護軍多受諸將金以臣等觀陳平爲人乃反覆

亂法之臣也願王察之不可爲奸宄所惑王聞說卽召魏

無知責之曰汝薦陳平可用今觀盜嫂受金行檢貪汚薦

舉非其人矣汝亦有罪無知曰臣所言者能也王所問者

行也今有尾生季已之行而無益勝負之數王何暇用之

乎莊子曰尾生與女子期于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

梁柱而死季已啓高宗子有季行事親乙夜五起母早

死高宗惑後妻之言放之而死因又召平亦責之曰先生事魏不忠後歸

事楚而去今又從吾游有信行忠直者固如是乎平曰臣

非一可用之物隨人用與不用耳魏王不用臣臣故去而歸楚楚不能用臣復去而歸大王亦隨人所愛而取用也
其言側微不避此所以能動漢王
臣素聞大王能用人故不辭千里而來見王王實能用之

臣前日歸漢之時渡河遇賊躡身而來若不受金實無資用誠能盡計有可采者取用而成績則大王所抑者小而所獲者大苟大王聽人言而不用臣計則所得之金俱在私囊臣不敢隱請封輪于官願乞骸骨以歸故里大王之恩大矣王聞平言乃深謝陳平益加厚賜復又遷拜護軍中尉使督護諸將諸將乃不敢復爲譁言矣此見漢王顛倒豪傑莫知端倪史稱漢王知人善任使此其一節也有

西漢演義評

卷五

四

詩曰

兩國爭橫用計時陳平謀上楚無知漢王不聽羣讒謫
羸得他年六出奇

漢王厚遇陳平不題却說韓信差人飛報漢王已得河內王甚喜又見各路諸侯納款歸降各國奇謀敢勇之士亦皆順附忽又左右來報夏侯嬰引常山王張耳投降王曰張耳自幼與陳餘爲刎頸交後立爲王各不相協昨聞陳餘殺張耳家屬追耳止存五騎今來投降亦孤鳥奔林射者望的也卽召相見夏侯嬰引張耳入見漢王王曰久慕賢王盛名今來相見實慰渴懷張耳泣曰臣耳與陳餘自

初相交甚善，今爲私讐，殺臣家屬，終身之恨，不共戴天。恭聞大王，瑞徵五星，天人協應，友楚之道，而易之以寬仁，真天下之主，民之父母也。願延頸歸降，倘蒙錄用，他日得沾尺土，報一家之讐，雪終身之恨，臣雖肝腦塗地，亦無憾也。漢王大喜，遂重用張耳。仍呼、常、山、王、亦、漢王、籠人、套子。耳仍以常山王呼之。漢王又見張耳歸降，甲士雲集，遂與羣臣商議曰：寡人自出褒中以來，各路諸侯順應，兵馬集聚四十餘萬，意欲舉兵而東，駐札洛陽，與韓信人馬會合同伐楚。爾等以爲何如？羣臣曰：大王兵威益振，所向無敵，正當獎率三軍以伐無道，臣亦得東歸以見故土也。張良曰：大王兵威雖振，而歲星未利，恐東

西漢演義評

卷五

五

征亦難取勝，以臣愚見，當養威蓄銳，須待明年，乃其時也。王曰：寡人東歸之心，無日不倦，倦于懷，久棲于此，非我志也。遂不聽張良之言，分付大小文武將佐，擇日起兵，就請太公、呂后同行。羣臣聞漢王東征，各人心喜，數日間，三軍整點齊備，來奏漢王曰：馬步軍卒已整點四十餘萬，大小將佐二百餘員，請王車駕啟行。于是漢王差人約會韓信，俱至洛陽，取齊大勢軍兵，徑往河南大路進發。未知伐楚勝負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用智去諛，用仁去貪，用勇去怒，王其有之。

董三老遮道說漢

却說漢王大兵行至河南有洛陽王申陽率領文武將士出郭遠接漢王一路看洛陽形勝左據成臯右阻沔池前向崧高後介大河東聯峭山西接潼津五嶽中爲中嶽古人謂河南爲天地之中風景華美山川明秀不能徧觀盡識也忽前驅來報有數十鄉老望塵遮道欲來見王王曰召來相見其中有一鄉老年極高大姓董人稱爲董公三老昔日曾在大江中救義帝屍扶塋于郴州今聞漢王到洛陽領衆鄉老來見因進告曰臣等衆鄉老候大王日久欲有一言上諫王曰爾有何說董公向前曰順德者昌逆

西漢演義評

卷五

七

德者童老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名其爲賊敵乃可破項

火

羽無道放弑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大

王宜率三軍爲之素服以告諸侯而伐之則四海之內莫

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王今師出無名不過徒爭尺寸之

土耳雖一戰勝楚天下終不服也漢王因撫之曰爾鄉老

以呂

義除殘耳

之言誠爲有理寡人卽發手書布告天下然後合兵東征

又召董公曰爾等亦欲仕進乎董公曰臣年八十有餘死

期將至幸見大王仁愛及于天下約法三章除秦苛政百

姓莫不引領而來欲大王爲天下主也臣等不辭遠來扣

馬上諫以伸此大義非爲仕祿而來也漢王大喜各賞白

米一石絹一疋。衆卿老領受拜謝而去。于是漢王進洛陽城。卽爲義帝發喪。哀臨三日。乃下手書。布告天下。書曰。

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弑之。大逆無道。寡人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土。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各處將手書。分頭發行。此時韓信人馬。俱會合一處。不月餘。諸路兵馬。聞手書到日。不期而合兵者。共五十六萬衆。董公一言之間。而人心歸向如此。是亦天理之不可弑也。胡氏曰。天下苦秦。諸侯並起。各其師者。曰誅無道秦可矣。今秦已滅。諸侯各有分地。而漢又起兵。雖曰項羽爲政不平。顧亦伸己私忿耳。非義兵也。及董公獻言。漢王承順然後項羽弑君之罪。無所容于天地之間。而天下歸于漢王。可坐而策矣。故隨何陳此義。而下九江。酈生陳此義。而下全齊。于是背無所倚。又斷其臂。雖欲不亡。不可得矣。

漢王聚集大小諸將。因與韓信議曰。今諸侯會兵。俱于洛陽。甲士五十六萬。將軍可以伐楚矣。信曰。行兵之道。先按天時。次察地理。又看歲星之向背。方可行師。蓋兵凶器也。戰危事也。三軍之死生。國家之休戚。實係于此。豈可輕舉之乎。臣夜觀乾象。又推筭。大王年命。俱尚未利。不若休養士馬。訓練甲兵。少待明年。臣敢保其必破楚矣。若今年舉

兵臣決不聽奉命王曰前日舉用將軍之時未及兩月將軍卽勸寡人東征今關中已得大半較之前日兵勢又大不同將軍反起難進者何也信曰大王雖得關中未與項王會戰臣觀項王勢力正在強盛之際今與齊梁爭橫燕趙作梗喜各國分奪其勢延至明年大王乃鼓兵而東乘其敝而與之敵臣知其必勝矣王曰時不可違樅不可失今項王出征在外正當離披之時我乘其懈怠而取之其必勝矣將軍所見不同故乃退遜如此且帶領本部人馬鎮守西秦寡人親統大軍東向伐楚倘有未利將軍急來救援亦將軍之功也張良等近前復苦口極諫漢王益

西漢演義評

卷五

八

不聽信曰霸王勇冠天下所向無敵漢將中恐無其對大王當審時量勢而進切不可輕敵也酈生曰元帥與其預爲謀畫如此不若隨大王一同東征決成大功信曰不然秦地初附漢兵盡數東行倘或不利人心未保一聞傳報決復叛亂信領本部人馬鎮守三秦不失根本此萬全之策也韓信就將大將印交付與漢王領本部人馬拜辭徑赴咸陽住札漢王遂率領大軍東行隨到郡縣莫不歸附將近陳留張良奏曰臣故主被楚所滅有韓王孫姬信撫養諸公子家乞大王傳檄立爲王以守陳留卽王之藩鎮也王曰然就命張良持節封韓王孫姬信爲韓王諸公子

中有賢能如姬康者封爲陳留君使輔韓王張良持節拜

謝王曰先生到陳留封韓王異可兼程趕來寡人欲朝夕

與先生商議伐楚良曰大王凡事當斟酌可否仍煩于諸

將中立一大將以約束三軍臣到陳留料月餘卽赴彭城

也張良趨陳留不題漢王過汜河三軍各相爭渡推一軍

士落水衆人喧嚷高呼畧無忌憚諸將莫能禁止漢王召

陸賈漢書陸賈傳賈生議曰軍無紀律以其無大將統之也寡人於衆

諸侯中擇其素有重望者惟魏豹乃魏王的孫時人稱爲

寡太公其人可爲大將寡人欲以元帥印付豹執掌爾以

爲何如賈曰魏豹言過其實恐非大將木酈生曰張良亦

西漢演義評

卷五

九

嘗輕豹豹與諸將亦不相得恐難服衆也陳平曰豹雖有

才而非大器終不足濟大事王曰魏豹門第素重五世將

種較之韓信受辱乞食迥然不同拜爲大將豈有不服衆

之理耶是日遂拜魏豹爲大將豹欣然領受卽其欣受便可知大器點關三軍調

遣諸將人馬啟行赴彭城進發霸王征齊梁燕趙未回彭

城乃彭越鎮守漢王遣陸賈遣賈手書往說彭越降漢書

曰

漢王手書付彭將軍足下項羽放弑義帝大逆不道已

發書布告天下兵皆編素爲義帝發喪諸侯聞有此舉

莫不同心稱快將軍負膺揚之勇素有大志今乃與逆

賊爲臣實爲將軍耻也將軍肯從義舉與漢合兵共伐大逆成功之後垂名竹帛爲萬代元勳子孫綿延世享王爵大丈夫之所爲自與尋常蕩蕩不同矣足下其察之

陸賈齎漢手書見彭越越見書大喜曰越聞漢王乃長者卽開城迎接漢王進城漢王安撫彭越畢召魏豹調撥諸將預備與楚交戰卽入後宮收其寶貨美女盡日置酒高會虞子期急救虞姬投北逃走漢王亦不追趕諸文武將佐心志益懈不聽豹約束豹性躁無涵容鞭撻士卒凌辱諸將士人心多不服項王見虞子期護送姬衆家眷赴楚

西漢演義評

卷五

十

營備說彭越降漢漢王大兵屯在彭城將後宮寶貨美女俱被虜矣項王聞說大怒曰劉邦乃敢奪我彭城虜我後宮誓不與邦並立乃命龍沮鍾離昧領兵攻齊親領精兵三萬人晝夜兼行趨彭城離三十里安營差人下戰書與漢會兵漢王拆書觀看書曰

西楚霸王書付劉邦曰朕封爾爲漢王坐守西土帶甲十萬安享天祿亦當知止不自揣究恣肆猖狂侵擾關內所降諸侯皆猥才庸調不足以爲捍禦乃爾解戈朕今與爾會戰爾當延頸以試我劍使爾片甲不歸魚游釜中耳速來出敵勿自退悔

漢王觀書畢，召示魏豹，豹曰：「王當批迴來日會戰，不知楚漢如何交兵，下回分解。」

總評

忽封魏豹人所不服

楚霸王彭城大戰

却說魏豹會集諸侯，並各將佐謀士相議，遂分兵五隊敵楚。第一起，殷王司馬卬；第二起，洛陽王申陽；第三起，常山王張耳；第四起，漢王同衆將；第五起，魏豹自統大兵。押後陣分撥已定，命司馬欣、董翳、劉澤守彭城，以爲應兵。次日魏豹慣束停當，出城十里，布下陣勢，以爲救援，却調轉五

西漢演義評

卷五

七

隊人馬前進。六軍鼓譟，兩陣鏜鳴，只見霸王前邊列兩面龍鳳日月旗，旗開處，霸王當先出馬，大呼曰：「劉邦與我決戰，漢陣上，司馬卬出馬，霸王曰：『朕不負爾，爾何肯反？』卬曰：『大王放弑義帝，悖逆無道，以此歸漢，非反也。』霸王大叱一聲，卬馬倒退數步，霸王就勢一鎗刺來，司馬卬急欲舉刀交還烏騅，走得急，霸王鎗尖先到，卬措手不及，早已中鎗。刺于馬下，催動楚兵掩殺漢兵。霸王正追殺之際，申陽二隊已到，就與霸王靚面，見王曰：「爾亦爲何背楚歸漢？」陽曰：「漢王有德，天下歸附，不獨陽一人而已。陛下亦同歸降，不失楚王之貴。王怒，舉鎗便刺。申陽初嘗退避，後霸王攻擊。」

愈紫陽笑曰我勸爾歸降爾反刺我何不自量如此遂挺鎗交還戰二十回合申陽力快正欲退後張耳入馬已到那申陽正掩一鎗方欲逃走項王隨手向後心正着一鎗早已落馬張耳無心戀戰急退下陣來楚兵吶喊追殺正遇漢王諸將截住楚兵霸王大呼漢王出陣答話漢王旌旗映日金鼓震天乘道遙白龍馬隨從許多將佐楚王一見切齒大罵曰劉邦想汝不過泗上一亭長封汝爲漢王心尚不足妄動兵馬侵朕疆界汝敢與吾決戰三合吾便束手歸降如不能戰當受死馬下漢王曰爾乃一村夫恃

爾強暴何足與吾敵哉霸王拍馬舉鎗直取漢王漢王尚未走出舞陽侯樊噲絳侯周勃并柴武靳強盧縮等一千衆將各舉兵器一擁殺來霸王抵着方天戟迎着兩刃刀對着龍泉劍戰着火尖鎗征塵蔽日殺氣冲天只見霸王精神倍加力敵衆將後有項莊桓楚虞子期季布各領大兵從後冲殺過來漢兵大亂四潰奔走任扎不定正當窮迫之時只見大路一彪軍從後殺來攔住楚兵乃大元帥魏豹也漢王見豹兵到了心纔少定却說魏豹出馬正遇霸王王曰爾爲何反楚豹曰大王左遷諸侯放弑義帝天下離叛臣不敢逆天亦順命歸漢請大王急早退兵乃爲

上策備或敗亡喪大王一世之威名矣霸王大怒舉鎗直取魏豹豹舉鉄撈交還戰二十回合霸王按下火尖鎗忙舉鉄鞭在手看得魏豹較近分頭一鞭打來魏豹眼明側身一躲左臂上早稍了一鞭魏豹伏在馬上逃回本陣霸王同項莊等四將揮動大兵盡力四邊追殺殺得那漢兵屍橫遍野血流成渠是日損漢兵三十餘萬睢水爲之流不一時又有劉澤領敗殘人馬自彭城逃來說司馬欣董嚳已開城降楚楚兵進城將太公呂后虜去矣漢王大哭曰大兵既失太公遭虜恨不聽韓信子房之言乃有今日也後有胡曾有詩曰

西漢演義評

卷五

十三

睢水波濤接海涯古堤寒柳鎖煙霞至今兩岸堆人骨
盡是高皇敗楚家

言未畢四望皆楚兵金鼓大作喊聲大舉諸文武壯士亦不知所往湏臾楚兵圍遶三匝如鉄桶一般漢王回視隨身士卒止數百騎漸近黃昏嘆曰吾必死于此矣雖騰空亦不能出此重圍也正在危急之際忽見狂風大作飛砂走石自東南而來黑霧彌空黃塵四塞周圍楚兵皆掩面

站立不住驚惶迷亂四散奔走漢王見馬頭前隱隱有白光引路遂策馬前進行二十里風色漸息霸王急整點三

此天發井人力也

軍不見漢王衆軍士曰大風起後楚兵散失漢王不知所

往范增跌足曰漢邦定走脫矣陛下當連夜差人追趕若不就此時擒住恐後難遇此機會也霸王卽差丁公雍齒領三千人馬務要星夜追來二將得令向東南大路追趕却說漢王匹馬獨行自思若非這一陣大風決被楚兵虜矣正思想間忽後面塵土起處早有追兵到來當先乃楚將丁公也丁公追上漢王王曰邦至此亦不能逃矣但賢者不相厄而相愛也公如憐我則當使我遠遁他日得地決不相忘也如不念邦之孤弱而就縛之使遭強暴之楚爲典中之肉邦卽束手聽將軍擒也丁公曰今日之事君之事也臣不敢廢大王當策馬南行臣發數矢以爲追捕

西漢演義評

卷五

十四

之狀使三軍不相疑也漢王轉身卽投東南而去丁公拔箭咬去箭頭發數矢而回正遇雍齒齒曰足下曾見漢王否公曰追漢王將近連射數矢不中被漢王走脫矣齒曰公旣追及豈可容彼脫去料今相去未遠務要追及擒來齒兼程追趕且說漢王行了一晝夜人困馬乏力難支持天又漸晚後邊又見追兵到來王自思今番必不能逃矣路傍枯井漢王下馬卽跳入井中躲避雍齒追到因天晚徑過枯井漢王知道兵已過看枯井時亦不甚深遂拔劍掘土登路而上爪尋馬在山岡下吃草漢王急上馬又行數里肚中飢甚遠聞前村犬吠樹林中早露出燈光來

自思此必是村鎮策馬近前見是一大庄院遂扣門有一
老人拄鳩杖而出開門迎王入庄老人見漢王紅袍金甲
儀容不同量必是王侯卽準備酒飯款待向前動問將軍

何處公子那路王侯爲甚到此願問其謀王曰吾乃懷中

也 不必直說

漢王因與楚兵在彭城交戰大敗迷失道路天晚無處投

宿有擾貴庄那老人聽罷俯伏在地曰臣素聞大王仁德

天下莫不歸仰今喜光臨敝庄十分萬幸老人又分付重

整酒席款待甚是慇懃王曰尊丈高姓老人曰敝村有六

七十家臣家姓戚一戶有五六門頗有庄地人就稱此村

爲戚家庄今居五世矣王問老人有子否老人曰臣無子

西漢演義評

卷五

十五

止有一女年方一十八歲昔許負曾相此女有大貴今幸

大王到臣家願將小女奉侍左右未知大王尊意如何王

曰避難至此得款曲留宿幸也豈敢望令愛爲配哉老人

遂命女出拜漢王王看戚氏姿容閑雅風度妖燒心內甚

喜遂解玉帶爲定禮老人收訖復拜謝漢王又飲數杯夜

漢王雖中還有此與獨不念太公呂后存亡耳

深就與戚氏同寢次日早起戚公苦留漢王再住數日王

曰漢兵大敗四散無主文武將士亦不知所在我何忍留

戀在此待我到一大郡任扎定差人搬取令愛戚公聞說

不敢留王遂整頓衣冠投大路往南而行行未十里又見

塵土起處有一簇人馬來到來漢王急藏入大林中看那來

的人馬未知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掩評

霸王驍勇信且畏之王何不自量乃爾

漢王收兵入滎陽

却說來的人馬乃滕公夏侯嬰也王見夏侯嬰便問卿如何得離彭城侯嬰曰臣因司馬欣董翳降楚太公瓌娘因住臣舍死入內與楚兵對敵連戰數次力孤不能救匹馬出西門又見楚兵將二位殿下馳在馬上正欲奔楚營被臣殺退楚兵收敗殘人馬數千救殿下望南小路趕來今行兩日矣不想幸遇大王且喜二位殿下無恙漢王大哭

西漢演義評

卷五

十六

曰大公呂后不知性命如何要此二子何用嬰曰太子天下本也大王雖有天下使無太子無以屬天下之心王然後召二子近前相見語之曰將軍萬軍中舍死救汝兄弟汝當牢記在心倘他日得地不可忘大恩也二子轉身拜謝夏侯嬰俯伏在地曰臣託大王洪福上天庇祐非臣之能也是日屯兵於汴河之東君臣方纔會食忽小卒來報沿河一帶塵土冲天而起有一校人馬來王曰此必救兵非楚兵也言未畢只見紅旗閃灼劍戟輝映旗上大書興劉破楚大元帥韓信一百旗書司徒張良乃是張良陳平招集敗殘漢兵三萬打着韓信旗號一路跟尋而來

此正遇漢王二人甚喜王曰二位先生再三諫勸今年不可與兵寡人不聽今果喪師失家自負惶愧又得先生領兵救應深恨魏豹匹夫智疎才短用兵無法五十六萬漢兵被楚殺死三十餘萬悔無及矣良曰大王不必深悔況此處不可安營倘楚兵追來何以禦敵不若且急趨滎陽暫屯人馬再整軍威仍以韓信爲帥以雪睢水之恨王曰然遂催兵赴滎陽大路來守滎陽者韓日休也聞漢兵至卽出城迎接漢王同張良等進城屯住人馬數日內樊噲周勃王陵等一干衆將陸續通到魏豹惶恐徑赴平陽去訖了公雍齒領兵回見霸王奏說劉邦遠遁追趕不及范

西漢演義評

卷五

七

增曰邦雖敗韓信尚未遇敵昨用兵者魏豹也其人言過其實劉邦不知而誤用之所以戰敗也若韓信用兵陛下

不可輕敵霸王笑曰韓信在楚已見其才矣

行之矣有自來矣

亞父何言之

過耶若有大才昨同劉邦到彭城無睢水之敗觀此又何

遠慮增退後左右來報司馬欣董翳拘太公呂后來見霸王

王曰封爾兩人于中秦要地爾見章邯失守不協力往助

却坐觀勝負纔漢兵一到遂乃歸降今見劉邦兵敗復又

降楚反覆小人要爾何用命左右斬訖報來不一時斬司

馬董翳于轅門外懸頭號令隨喚太公呂后到帳下王怒

曰汝子劉邦封爲漢中王不安分奉職乃敢入寇關中侵

我封土一人叛逆九族當誅汝等捉來難免一死范增急
出止之曰不可劉邦新敗韓信尚在關中倘復興兵當以
太公呂后爲質使劉邦係念于此終難以決勝負也如若
殺之益結讐恨矣霸王遂留太公呂后付虞子期收管復
領兵還定齊地齊王田橫久爲楚兵所困見霸王新破漢
王軍威益振遂開城歸降齊地復屬于楚矣霸王仍都彭
城彭越見漢兵敗徑投大梁領本部人馬與漢合兵共據
梁地楚遣龍沮統兵伐梁未下英布因前追太公呂后喪
師回見霸王被楚叱辱回守九江一向與楚有隙不題却
說漢王屯兵滎陽招集人馬軍勢復大振一日與張良等

西漢漢義評

卷五

十六

計議曰今漢兵雖少振但三軍無大將約束恐難調用韓
信因前奪帥印一向通無消息知寡人新敗亦不遣兵救
援此時復取用寡人負愧亦不足以服其心也先生有何
妙策使韓信自來投見因就而用之足以制服其心良曰
此亦不難臣往說之于房舉本符自是不同管交韓信自來投見但韓信可當一
面信之外有九江英布大梁彭越若得此三人楚必敗矣
王曰英布乃楚臣何以使歸我良曰布雖楚臣近與楚有
隙每持二心苟使一能言之士往說之必歸漢矣王曰誰
可爲九江使往說英布隨何曰臣請一往說之于是漢王
大喜卽令隨何領從人往九江而來何到九江隨投館于

府對門整衣投見英布布召謀士費赫計議赫曰此必漢王因敗睢水無以與楚爲敵今差隨何下說詞欲大王歸漢大王且辭以疾不可輕見庶漢知重也布遂分付門吏着漢使且暫回容吾疾愈召來相見門吏傳命出隨何自思此必謀士費赫阻英布不相見也未說英布先智費赫卽轉身到費赫門首候費赫到家通報請見赫曰此是隨何因不得見英王却欲來見于我下說詞也遂下階迎隨何升堂相見禮畢赫曰大夫此來爲何隨何曰漢王新敗屯兵滎陽諸將各歸鄉里某乃六安人久思父母之邦欲歸家拜掃墳墓今過九江慕英王威名特請一見王乃疑

西漢演義評

卷五

十九

我爲漢使辭疾不見我欲徑往六安恐王之疑終不釋也來見大夫幸與轉達之且英王坐鎮九江且當折節下士吐哺求賢爲當代明王使天下瞻仰大夫亦不失輔弼之道今某慕義而來拒而不見使四方之士聞其倨傲如此孰肯來與之游乎善佐主者不可坐視而不言也說得費赫坐立不定遂置酒相待從容言曰賢公且暫住一宿明日有門路了與英王相見何曰某不勝酒力卽辭謝回下處明日一見英王卽欲回家探父母也次日費赫見英布備說隨何非漢說客乃歸鄉探親經過九江慕王威名欲來請見也布曰人慕名來見我拒之非禮也卽差人請隨何相見隨

何暗思英布費赫中吾計也同差人來見英布布下座以手扶隨何陞堂相見畢讓隨何側坐費赫退後亦曰先生事漢日久必知漢王前日睢水之敗緣何不用韓信見今聞滎陽屯兵欲何爲哉何曰前日漢王發手書布告天下諸侯爲義帝發喪兵皆縞素天下諸侯聞書到深惡霸王放弑義帝皆願助漢伐楚漢王以此留韓信鎮守三秦以爲根本不想霸王密差人持書遍告天下諸侯放弑義帝者九江王也其罪盡歸大王以此諸侯深怪大王而不助漢王齊梁燕趙其欲起兵與大王爭橫嘗謂弑逆之罪古今大惡楚一旦加惡名於大王王尚恬然而不知倘諸侯

會兵而來天下皆以大王爲極惡王雖家喻戶曉而人不信也大王何立身于天地間哉布起身向非指而罵曰江中放弑義帝實羽主之也我不過隨其使令耳今將此惡名反歸于我我一人而何以當萬世之訛誚耶何急止之曰大王息怒恐左右聞之傳入彭城霸王必加罪譴布曰某嘗自思殺降王子嬰掘始皇墓放弑義帝此三事乃霸王所使心每負愧惟恐天下諸侯他日以爲借口不意今項王乃歸之于我我雖瀉長江之水罄南山之竹而人不能知我心跡也爲之柰何何曰大王欲白心事此亦無難但同力助漢合兵伐楚明正其罪清濁自分矣若今坐守

九江倘漢王同諸侯合兵而來其討前罪大王見今受楚

之封爲楚之臣雖有言不能辨也以臣愚見不若捲甲休

兵屬意于漢使天下諸侯知楚負弒逆之罪而不歸咎于

大王則大王洗惡名而爲討賊之舉矣豈不爲長策哉况

今漢王收諸侯守滎陽下蜀漢之粟堅守而不動楚人深

入敵國老弱轉糧進不得攻退不得解楚不如漢其勢亦

以見矣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枉救危亾之楚臣竊爲

大王不取也布前席附耳曰我近日與楚有隙亦欲洗此

素恨深知漢王乃長者實欲有心徃從之也先生少待數

日當計議同先生一行言未畢左右報曰楚使齎霸王詔

西漢演義評

卷五

二十一

書至矣布急接詔曰

君國舉兵臣惟協助心膂之托也九江王英布坐守江

淮偷安自逸楚兵伐齊假病不起睢水會戰坐觀勝負

朕勞軍旅久未一言奉慰失君臣之義非同游之姪恃

爾武勇恐羅狂逆徃問三罪爾當知警自今會兵伐漢

星夜前來毋悞故茲詔諭

英布看罷詔書沉吟不言隨何直入曰九江王已歸漢矣

何得發兵助楚耶楚使便問爾何人何曰某漢使隨何已

約會與大王同力伐楚共誅暴逆爲義帝發喪爾尚不自

悟耶楚使見英布不語又問隨何之言知不諧矣急欲下

堦而走隨何曰大王觀楚詔隨何作事何如此已有殺大王之意欲以絕天

下諸侯之口使弒義帝之罪盡歸大王可知矣大王何不

殺楚使以示助漢攻楚之意耶布亦大怒遂拔劍將楚使

一劍斬之遂扯碎詔書卽點兵同隨何歸漢未知如何

摠評隨何一舌賢于十萬兵

張良智韓信伐楚

且說隨何這一篇話說英布歸漢布卽召費赫點關人馬

管領家眷一同赴滎陽大路來後史官有詩曰

弒逆滔天罪莫逃一言能自動英豪干城捲甲歸劉氏

西漢演義評 卷五

三五

爭得江山屬漢高

漢高祖江不可及也

英布同隨何至滎陽來見漢王王方踞牀洗足召布入見

布深自懊悔乃與隨何曰我被爾騙來歸漢我乃一國王

爵相見之際畧無一毫禮節之意使我進退兩難不若自

殺以見我之不智也隨何急止之曰漢王宿酒未醒少間

請相見自有殊禮大王不可性急布出與張良陳平等相

見各有居止屋舍帷帳器用極甚齊備飲食供給與漢王

無異布又大喜少間諸文武將士同英布入見漢王漢王

禮意謙恭談笑豁達君臣相與畧無嫌疑布思漢王長者
適間幾自誤也

史臣曰漢王以英布先分爲王恐其妄自尊大故峻禮令其折服已而美其帷帳厚其飲食多其從官以悅其心。權道也。駕馭英雄使莫測淺深此高帝所以鼓舞世之習氣耳。世而唐宋以來所不及也。雖然此特用于韓彭英布之流。可也。若夫伊傅之儔一言未合則望望然去矣。敢以踞禮見之乎。此三將所以他日見殺。固自取之也。

自英布歸漢後漢王益兵三萬屯扎成臯復遣使入大梁會彭越使絕楚糧道却說楚使被英布殺了有隨從人逃回奏霸王說英布扯碎詔書殺了楚使領兵已歸漢矣霸王怒曰豨面賊乃敢如此卽分付諸將整點人馬擇日啟

西漢演義評

卷五

行誓誅此賊就擒韓信以爲叛逆之戒范增諫曰此一時

言二不下易

之小忿耳請陛下息怒且暫訓練兵馬約會天下諸侯迎

一韓信勦除彭越通楚糧道此爲上策若破韓信之後還

入三秦建都咸陽諸侯拱手英布等諸將不足慮也霸王

遂止却說漢王召張良曰前日先生曾言往說韓信着自

來扎見今英布已降彭越歸附止韓信未卽來見煩先生

一行良曰臣明日就行聞蕭何在咸陽運糧臣就同來見

大王漢王大喜次日張良辭王赴咸陽來一日將晚進咸

陽先來丞相府見蕭何何聞張良至卽整衣出迎相見甚

喜辭叙久濶之情置酒相款因問韓信在咸陽消息何曰

信自洛陽歸來終日鬱鬱不樂前日倭說漢王不納忠諫

奪印用豹不念破三秦取咸陽之功後聞睢水之敗遂杜

門謝客某屢次上門亦不相見必欲漢王親來以重其望

何諫存信情必德何此時尚以君臣之道委與賊論之

似非人臣之體先生此來恐亦難見也當以何法使信起

信安得不效從乃不出此而徒爲詳此時更有操守之

用良附耳與蕭何道數句何曰此計甚妙于是蕭何卽出

禮何待他日未及之語哉

告示咸陽四門張挂曉諭軍民人等各挨門順序寫一家

男子幾名婦女幾口開載明白星夜攢造戶口文冊立等

投獻霸朝王一邊揀選善書者數百人立等寫冊閱動一城

軍民盡說漢王因睢水兵敗父母遭虜要將關內所得郡

縣盡數歸還因此差張良同楚使來咸陽相府攢造各處

戶口文冊韓信聞此消息尚猶豫不定差人城內打聽家

家回說張良已來數日見今揀選寫字人通在丞相府伺

候委的挨門抄寫戶口實是降楚信曰且再待一二日看

如何此或是張良見識賺我起兵伐楚故來此作聲勢左

右曰此事恐是實事見有告示張掛四門豈有虛說言未

畢忽有人來報有人在門首要抄寫元帥戶口信曰我是

元帥難同百姓差人便說造冊不分官戶軍民皆要抄寫

上冊只是開載何爲官戶何爲民戶內自明白今須通要

入冊請元帥作速開寫立等造冊楚使在府急燥蕭丞相

甚是懊惱信曰且着來人去別戶抄寫待明日再來亦不

快其人哀告不肯離門便說若留下元帥這一條空行又不知戶口多少似難擯遣只是今日費元帥一時舉筆省我們明日復來韓信聞這話暗思漢王用我一塲費了許多力方取了關中今一旦復歸於楚我今不起兵者只恐漢王不知重要他着急必是持節或是親來取我那時起身諸將方心服不想今要降楚我須親見蕭何張良看他有何說隨卽喚左右備馬伺候往丞相府議事擺列儀從前呼後擁旗旄甲士左鈇右鉞光耀耳目兩邊軍民人等看見韓信威儀盡道元帥定是不肯降楚與丞相計議不要造冊我等復有生路矣若是降楚倘霸王到來我等皆

西漢演義評

卷五

二五

被阮之矣韓信一路聞人言方信漢王實是降楚先差人報知蕭相國却說蕭何聞韓信自來遂與張良笑曰此人果中吾計矣卽分付左右催僮寫字人兩邊伺候造冊只見韓信下馬蕭何出迎叙禮畢何曰前拜元帥數次不遇信曰信因主上廢置不用退處閒居羞見丞相何曰元帥屢諫不可東征主上不聽因而不用元帥而用魏豹以致敗績其過在主上而不在元帥元帥何羞之有信曰適聞漢王遣子房來欲將信所得關中之地歸降霸王此意何謂何曰睢水敗績主上尚不着緊但太公呂后俱被虜去以此願將所得關中之地歸降以贖太公呂后耳諸將又

要與楚對敵不欲歸降諫士又要主張歸降以爲便利兩處各議不定子房之意只要將原得郡縣仍還于楚却歸韓國不失世家之貴因此帶領楚使催造戶口文冊報數歸降某亦主張不定只得依王命攢遣信曰丞相何見之偏耶我自雖褒中仗主上威德已得關中七八矣雖水之敗一時之慢耳太公娘娘料楚留以爲質終有歸漢之日行、期決不敢傷害縱項王暴橫范增亦不肯壞太公恐爲天下非議也三秦留陳豨等把守某願統本部兵馬務要復睢水之讐取太公還國丞相決不可造冊恐驚疑人心非細故也張良從屏風轉出見信施禮畢便說適聞元帥之言

西漢演義評

卷五

二十六

誠爲確論但恐項王勢重范增有謀復有睢水之禍那時交致人耻笑太公娘娘俱不得還我等性命恐亦難保不若今日降楚之爲愈也信曰先生何昔日以某爲可用今之敵之是矣俱何與良不以君臣之道明徹其心而動乃相鄙如此韓某視楚如拉朽之易耳良曰元帥亦不可韓以奸術激人激人是道理何不是論良稱有儒者以爲輕敵我看范增用謀如神龍且勇冠諸將楚王信而氣、象、儒、考、固用之恐元帥不能禦也信起身言曰我若不斬龍且擒范

增誓言必刎此首以爲先生溺器也良曰今不造冊恐主上怪責將向以爲言蕭何曰某亦何以復命信曰二公不必執一某卽同二公赴滎陽見漢王管交二公無事茶罷信起身相囑曰明日願同二公星夜偕往楚使亦當殺之以

彰其威何曰不可兩國相爭不斬來人雖殺之無益也信曰然蕭何卽將攢造之人盡數打發出丞相府韓信告辭回宅街市居民盡道今日我等得生多虧元帥回阻丞相一信于我堂之上長亦如神矣不降楚矣信聞之甚喜次日整點本部人馬同蕭何張良星夜赴滎陽來史官有詩曰

關門自重隱深機爲恨高皇昔已非
違約不來難發詔
子房神筭遣東歸

却說韓信人馬到滎陽張良先入城見漢王備說智賺韓信一節今已起兵前來伐楚大王只依臣言如此如此王大喜隨有左右來報蕭何韓信在外伺候來見二人入內

西漢演義評

卷五

三七

王曰不聽將軍之諫果有睢水之敗今喜遠來甚慰我心又安撫蕭何曰自懷中相別多得丞相撫治百姓僨運糧儲軍不乏用皆公之績也何曰仰託大王洪福地方鎮靜又喜得關中之地雖有睢水之敗終可復也韓信至前俯伏曰臣蒙大王命鎮守三秦且喜盜賊屏息各郡縣安撫無事一向臣多病退居咸陽未得發兵救援睢水之敗昨因子房到咸陽欲將關中之地仍還于楚臣聞此不勝驚喜臣仰賴大王威德得復關中未及數月豈可因一敗而遽降于楚使天下諸侯聞之決然耻笑王曰大兵旣失太

公被虜又聞齊燕數大國皆降于楚楚勢益勝况將軍一

人之力恐難爲敵。以此致書項王。項王亦曾對漢使曰。韓信遇老革章邯。尚敢出頭。若遇我兵。則逃避南山之下。眉目不敢舒也。隨遣楚使要所得關中戶口。子房因往咸陽。會蕭何。星夜攢造冊籍投獻。以我之見。似爲長策。我料將軍前日下三秦之時。未●劫敵。若見前日項王。睢水大戰。立敵漢將六十餘員。將軍膽落地矣。韓信聞王言。面赤大叫曰。大王長楚之威風。滅信之銳氣。信今統本部人馬。只一陣要破楚王片甲不歸。生擒獻俘于階下。王起身曰。將軍旣要破楚。有何妙策。願聞金玉。韓信近前道數句言語。便要破楚。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西漢演義評

卷五

三

總評

爾無我詐。我無爾虞。纔是君臣一德。漢家光景。獨不然。用車戰。韓信勝楚。

却說韓信向漢王曰。臣在咸陽製戰車數百輛。預備伐楚。昨已差人轉運赴滎陽來。臣聞兵家嘗曰。平坦之地。可用車戰。山險之地。可用步戰。攻襲是襲。可用馬戰。隨地利而作用。各有不同。臣見滎陽城外三十里遠。有地一段。甚平坦。可用車戰。臣所製戰車。正當用于今日。管交楚兵大敗。項王可擒也。王曰。車何取用。請將軍言其畧。信曰。製車之法。取用常車。接其衝。扼駕以一牛。布爲方陣。四面皆然。車

上置鎗二枝以蔽車面後設水器以防火攻士卒前行各置鎗盾士卒後行各持弓弩如賊至令卒上車每車載四人皆持弓弩車陣之內數十步相連六車或駕四牛上以重屋以施勁弩賊至擊鼓爲號以射之楚兵不能犯乃出騎兵以擊之方可大勝也况一車能當十騎十乘能敗千人用車所以使軍勞行則可以載糧止則可以爲營衛或冲厥陣彼兵必潰或塞險隘彼虜難逃平坦之地故宜用車戰可以制勝也漢王聞信言大喜復召匠人仍照原樣造車三千輛准備伐楚于是韓信出滎陽城外安設營寨召諸將密授奇計各認地方每日操練軍士教習車戰兩

月之內作用如法各處逃移軍士漸次歸附蕭何辭漢王告回咸陽發老弱未傳者悉請滎陽補其缺伍漢兵復集五十餘萬信入城奏漢王曰軍士已訓練齊備倘以楚使至者就以戰書付項王以激其怒使彼自來王曰昨有楚使假傳陵母之言欲王陵歸楚王陵知母大賢又無手字因此不信楚使尚未起身何不以賂買囑使彼將戰書稍去投下何如信就邀楚使至公館置酒相款因屏去左右信曰我本楚臣心常在楚有一問安表文煩公密切投上楚王我不久亦欲仍歸于楚也遂贈黃金二十兩爲路費其人曰我雖奉王命召王陵其實打聽將軍消息若今得

將軍表文霸王決喜他日將軍亦不失封爵之貴也臨行信又分付切不可與他人見但只可與楚王開拆汝若負我他日歸楚恐難相見也其人歡喜領受暗藏身遣拜謝回見霸王密將韓信之言奏知却將所付表文獻上項王拆書觀看書曰

漢大將軍領東征大元帥事韓信上書

西楚霸王麾下昔日信雖歸楚官授執戟後共立懷王百司執事皆北面尊爲義帝信非楚臣亦明矣不意大王獨霸西秦恣肆暴橫放弑義帝天下切齒信欲仗劍以誅大逆而報君父之讐但力微勢小恐難爲敵乃投

西漢演義詩

卷五

三

告漢王名正其罪詔布天下共伐無道信兵任扎咸陽漢王先臨睢水誤入陷穽兵遭屠戮今信統率三軍衣皆縞素試武滎陽爲義帝報仇懸頭兩觀之門逼死馬陵之道信之願也王其察之

信知其必怒

霸王看罷信書勃然大怒曰勝夫乃敢戲我朕躬如此若不殺此勝夫誓不回師卽傳旨盡起傾國之師赴滎陽與韓信對敵史臣有詩曰

一封書到重瞳怒數萬雄兵指日休
霸業無成終作燼
只因私忿中奇謀

范增聞知急來諫曰此韓信激陛下動怒彼必伏兵圍圍

使楚軍入其籠中而擒之也。陛下勿動聖怒，當徐圖之。可也。霸王曰：「堪恨！膀夫，啜誘楚使，假作降書，意要通朕，知道如此欺侮，十分可恨。朕意已決，爾等不可執一攔阻。范增見霸王去意已決，不敢再諫，遂起兵赴滎陽，來不題。却說韓信書已發付楚使，復回城外，調撥本部人馬。忽見張良、陸賈帶領樊噲諸將，齎漢王手詔，并元帥印到營。韓信急接詔開讀，詔曰：

嘗聞將者國之司命，將得其人，則國有攸賴；苟非其人，卒至敗亡。而安危所係，非尋常也。卿韓信才兼經濟，學貫天人，屢建奇功，真國家之柱石。當代之豪傑也。前遣

西漢演義評

卷五

三

鎮守三秦，誤用魏豹爲帥，乃至喪師睢水。今已奪豹印，罷斥閒居，大將之位，久虛闕處。特茲命卿復掌元帥印，統率將士伐楚。益竭忠貞，勿負委託。故茲詔諭。

韓信開讀詔命畢，與張良等相見，將元帥印收付訖。張良隨辭信，復漢王命。次日，韓信入城謝恩，回營調遣諸將。伺候楚兵到來，却說霸王留范增守彭城，帶領雄兵三十萬，離滎陽五十里下寨。先使季布、鍾離昧領一校人馬探聽。漢兵消息。韓信早有人來報楚兵離五十里下寨。今差季布、鍾離昧先來探聽。信曰：「且未可對敵。扎營按兵不動，先設車陣。四邊陳布，停當候霸王到來，方可出戰。」爾諸將照

我前日分付不可擅離地方各聽候節次應用毋得錯亂
衆將依令前去有季布鍾離昧探聽漢兵不見動靜只得
回軍來見霸王曰漢兵沿城俱列旗幟各有營寨不見一
卒往來不知何謂霸王曰此韓信按兵不動待我兵到彼
却舉暗號那時人馬方與我對敵爾等且照各營扎住待
等對敵之時隨棍應變各求救援諸將曰謹遵陛下之命
霸王親領一校人馬帶領桓楚于英項莊虞子期四將左
右護從前來與韓信對敵韓信陣勢已預先擺布停當單
等敵軍到來項王一馬當先韓信門旗開處與項王相見
信曰自與大王咸陽相別今又在此相見臣甲冑在身不

西漢演義評

卷五

三五

敢行禮霸王怒曰爾前日以言戲侮朕躬今日相見決箇

勝負擧鎗直取韓信韓信原方戰項王不逃信不敢對敵虛掩一鎗往東便走霸王曰勝夫既來出戰未經對敵便要逃走務要追襲勝夫

立誅此叛賊以雪前日之恨揮動後哨人馬催趙追趕季

布鍾離昧急策馬向前言曰韓信不戰而走此必誘軍之

計陛下當勒兵且回察其虛實觀其動靜然後遣兵追襲

庶不墮彼奸計霸王曰我自會稽起兵以來累經數百餘

戰未嘗退後今日見勝夫却乃勒兵自退使天下諸侯笑
我之怯不聽二將之言急催人馬追趕霸王退得緊韓信
走得緊霸王追得慢韓信走得慢趕到京索河信過橋舉

鎧立于橋頭，霸王忿怒也。過橋，諸楚將催人馬尾于後行。未二里，橋已折斷，水勢大作，前面不見韓信。後軍來報，橋已折斷，水勢甚急。後軍一半未得過河，霸王知是中計，急着前軍且暫住一言。未了，四面砲聲不絕，戰車圍繞將楚將困住。箭如飛蝗，衆軍士站立不住。霸王傳令乘陣勢，纔立諸將作急催動人馬攻搶出陣。若立定則難動矣。諸將奮力向前攻打霸王，押後催督人馬一擁前進。早有人來報四面戰車合湊圍遶如鉄壁，銀山一般，攻打不動。又被漢兵殺傷死者不可勝數。諸將近前曰：戰車不比人馬，尚可冲擊。今被四面圍遶如鉄桶相似，人馬不敢近前。如何。

西漢演義評

卷五

攻打得出。霸王聽說無可奈何，正在危急之際，有季布鍾離昧因見霸王追趕韓信，諫止不聽，却領本部人馬從京索迤南小溪口僻路，遶到霸王前面，以防奸計。方纔到京索河，果見車戰圍困楚兵，不能得出。有漢將祖德領一枝人馬阻南路，不容季布鍾離昧近漢陣。二將奮怒舉兵器直取祖德。祖德拍馬舞刀交戰三匹馬戰在一處，鬪二十回合。一敗被季布一鎗刺死。祖德于馬下追殺漢兵，直赶到營陣邊，見四圍俱是戰車密排不得入。季布曰：若不乘勝追殺入陣，楚兵如何得出。揮動楚兵，捨死近前，殺入陣來。裡邊楚兵見外邊有救兵至，助起軍威來，吶喊往外攻殺。只

見車門沖開一處楚兵得空便一擁在外殺出接着季布
鍾離昧人馬合兵一處向南且戰且走早被車戰戮傷于
英射中楚桓霸王一騎馬沖出方纔得去只見正南柴武
鄆商東南傅寬付弼正東李畢洛甲西南靳歙盧縮正西
周勃周昌西北薛歐陳沛正北紀信王陵東北辛奇曹參
一十六將圍遶上來霸王同衆將協力抵敵三軍混戰一
處漢將中一人落馬乃東北陣上大將辛奇也辛奇正戰
之間被霸王一鎗刺中遂死於馬下曹參無心戀戰退回
本陣霸王乘勢同衆將沖殺出來韓信大兵自東北復又
圍遶上來季布曰此處無路回兵不若還從小溪口奔回

西漢演義評

卷五

三五

大營少得寧息再作區處霸王曰說得是急調轉敗殘人
馬跟着季布鍾離昧從原來舊路奮力殺出到得小溪口
天色漸晚四邊喊聲不絕奔到大寨時楚兵盡被漢兵殺
散止留空營霸王曰空營如何把守倘漢兵復又圍遶恐
難抵敵不若星夜回彭城再起人馬與漢決戰言未畢漢
追兵又到霸王急同衆將曰這勝夫已困楚兵數日尚不
知止今却又來追趕不若協力大殺一陣以雪其恨衆人
併力復要迎敵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摠評

韓信用車戰以禦敵者攻敵也其畏楚之心却在此中

却說霸王諸將復要迎敵漢兵鍾離昧止之曰不可韓信變詐百出楚兵新敗已挫銳氣若復迎敵先自畏怯兵法云畏敵者凶况漢兵勢重徒喪兵馬恐無益也項史忽見喊聲大作金鼓震天漢兵遍地而來楚兵如何抵擋早先奔走霸王猶自立馬橫鎗截殺漢兵忽然一箭射來正中霸王掩心鏡霸王吃了一驚撥轉馬急向東便走隨從將士不上數百騎背後漢兵追趕連絡二百餘里霸王一晝夜未曾停止天又落雨甚是狼狽忽見大林中早有一枝人馬到來爲首一員大將乃蒲將軍也奉范亞父將令領

兵三萬前來接駕馬上大呼曰臣甲冑在身不能行禮請陛下先行臣當漢兵蒲將軍勒馬橫刀當住漢兵正遇大將李畢洛甲各舉兵器來敵蒲將軍三匹馬戰在一處戰二十回合蒲將軍奮怒一刀斬李畢于馬下洛甲便逃走

蒲將軍亦勇

蒲將軍急拈弓取箭一箭射死洛甲乘勢殺散漢兵後陣見楚救兵至傳報入中軍韓信曰竊寇勿追兵家所忌我一時見不到處遂到損折二將吾之過也傳令且着漢兵暫住却說蒲將軍見漢兵退後不敢追趕徐徐回轉人馬至夾河赶上霸王屯兵扎營畢請霸王陞中軍坐定蒲將軍朝見奏曰范亞父因見陛下輕敵韓信恐有不虞隨差

臣領三萬人馬從大路急來救應幸遇陛下臣仰仗威德
殺漢二將漢兵已退亞父臨行再三分付韓信不比尋常
須當隄備臣以此不敢追趕霸王曰朕自數年經戰何止
幾百陣未見今日敗耳如此幸賴亞父遣汝救援得脫此
難不然幾敗不可救矣季布曰請陛下回兵此處恐漢追
兵復至我兵勢弱力孤糧餉不及難與爲敵也霸王起兵
急回彭城招集陸續敗殘人馬折兵二十萬召范增曰悔
不聽亞父之言果有此敗今復如何增曰臣聞魏豹逃回
平陽終日恐漢王記恨睢水之敗意欲糾合人馬復反漢
歸楚陛下若差一舌辨之士用數句言語鼓動其心必反

西漢演義評

卷五

五十六

漢矣豹若反漢韓信必統兵破魏陛下却乘虛領大兵襲
滎陽那無準備次難支持陛下可獲全勝矣王曰此論甚
妙差何人說豹反漢有尚書令項伯近前奏曰臣與一相
士許負交善此人見在平陽與魏豹最好豹每有大小事
卽着許負相看魏豹無不聽從臣寫一封書差人與許負
通知令彼說豹豹平日志向未定若許負一言豹卽聽從
此計如何增曰若果許負一言魏豹決然反漢項伯卽時
修書差一的當小卒密藏書在身邊前往平陽跟尋許負
許負在平陽甚有名一問便知下處小卒到許負門首詢
問家僮許公在否家僮曰公在中堂間坐小校曰有故人

來下書僮傳入公曰着進來小校持書上見許負拆書見書中言語欲許負用言智賺魏豹反漢歸楚許負沉思霸王勢重又兼項伯平日情分須當依從當日就往魏豹府前伺候門吏報知魏豹豹曰吾久欲許公一相以決其志不意自來甚合我意卽召入與許負相見禮畢豹曰連日正要請先生相看近日氣色如何負暗思正中吾計也負曰大王未曾用酒方好看氣色豹曰自早起獨坐未歸寢宮神思清爽正好先生一看許負請魏豹向明坐定細看半晌其間白氣滯氣滿一面一無可取豈非厥相白氣侵于天倉滯氣雜于中正日月欠明水土失位滿面通無可取許負尋思若是實說上違霸王之命

西漢演義評

卷五

三十七

下負項伯之情遂將實意隱而不說却對豹曰據大王貴相紅黃滿面喜氣重重百日之內大王馬到成功大業立就遷移吉地位當九五不但王爵之尊而已豹聽說甚喜曰若如先生之言某當重報許負又曰臣望大王之后宮旺氣尤勝豹曰正欲先生后宮一看負曰願往觀之魏豹復邀許負至後宮請薄后出中宮許負一見便拜伏在地曰娘娘貴不可言他日當母儀天下臣言不謬也豹暗喜我旣大貴而夫人安得不母儀天下者乎遂重賞許負去訖卽召大夫周叔計議曰前日漢王用我爲大將不想兵敗于睢水被漢王痛辱我一場將帥印奪去貶我閒住今

却復拜韓信爲帥。一陣殺霸王雄兵二十餘萬。終日對諸將百般罵我。早晚要來害我。豈肯被他陷害。正好乘此時。反漢歸楚。犬亂一場。急趨咸陽建都。與楚漢三分天下。爾以爲何如。叔曰。不可。漢王寬仁大度。天下歸心。又兼韓信用兵如神。雖霸王強勇。尚不能及。况大王兵微將寡。勢孤力弱。恐難與爭鋒。不若專意事漢。保守平陽。不失魏地。此亦人王之極。大王又何他望耶。豹曰。天命有在。不拘強弱。許負之相。決無虛語。非爾所知也。叔曰。先論人事。次言天理。苟輕信相士妄誕之說。遽乃興兵。亡身喪家。在此一舉。大王幸察之。豹怒曰。吾欲舉兵。爾敢出此不利之言。必與

漢有私欲。泄我機耶。叔曰。臣事大王日久。今日之言。乃忠言也。大王不聽他日當思臣言也。豹遂叱退周叔。卽整點人馬十萬。命植長爲軍師。栢直爲大將。馮敬爲騎將。項它爲步將。把守平陽關上。表復降于楚。漢王聞知。魏豹反漢。笑曰。匹夫雖反。無能爲也。當卽遣將調兵。急宜誅此賊輩。以絕後患。酈食其曰。大王人馬破楚新回。尚未休息。今復舉動。恐甲士疲勞。非恤軍之道也。臣平日與豹有舊。願往以正說之。如彼不從。大王起兵征之。未晚也。王曰。如先生以言能伏魏豹。不反。乃萬金之功也。酈生遂辭。王徑赴平陽。見豹。豹曰。故人遠來。欲爲漢作說客也。酈生

曰某來此非爲身謀實念故舊之情陳說利害如何從則
從如不可從任大王爲之何必疑爲說客也豹曰請先生
言之酈生曰心不可兩持事不可反覆兩持者多疑而取
敗。及。覆。者。輕。舉。而。取。辱。大。王。以。前。日。降。漢。爲。是。則。今。日。事。
楚。爲。非。也。若。以。今。日。事。楚。爲。是。則。前。日。降。漢。爲。非。也。顛。倒
是。非。反。覆。不。定。必。致。取。敗。况。當。今。事。勢。不。知。者。以。楚。爲。強。
而。能。審。察。天。下。之。安。危。者。必。知。楚。當。亡。而。漢。當。興。也。漢。寬
而。楚。暴。漢。智。而。楚。愚。不。待。辨。而。自。明。矣。今。大。王。歸。漢。誠。爲
得。計。乃。復。歸。于。危。亡。之。楚。是。何。顛。倒。及。覆。之。不。定。耶。以。某
之。鄙。見。不。若。罷。兵。息。爭。專。屬。意。于。漢。漢。成。大。業。王。可。永。保

西漢演義評

卷五

三五

富貴也。豹曰。漢王嫚罵無禮。吾實耻之。既已動念。復難相
見也。大丈夫當自創立。豈可碌碌屈于人下乎。使蘇張復
生。此心不易也。酈生知豹不可說。遂辭回。見漢王。備言魏
豹不欲歸漢。漢王問魏之主將誰也。食其對曰。栢直。王曰。
是人口尚乳臭。安能當吾韓信。騎將誰也。對曰。馮敬。乃秦
將馮無擇之子也。王曰。是人雖賢。不能當吾灌嬰。步將誰
也。對曰。項它。王曰。不能當吾曹叅。吾無患矣。於是命韓信
灌嬰曹叅。領十萬精兵。由安邑臨晉趨西魏。擊豹。未知勝
負。如何。下回便見。

豹欲三分天下，是俗所謂大言不慙，無用欺心，也可笑可笑。

知漢興陵母伏劍

却說韓信臨行，見漢王曰：「臣伐魏，項王聞之，決乘虛來攻梁陽，諸將之中，王陵可屬大事。」大王當令抵楚兵，其人智勇足備，庶保無事。王曰：「陵母久拘于楚，恐心志未定，不可用也。」信曰：「陵母最賢，素有遺教。」王陵志如金石，堅不可動。大王當急用之，而以陳平爲佐。如有緩急，大王當與子房計議，料無憂也。王甚喜，韓信領兵至蒲坂，早見魏兵到來，隔河與豹相距，彼此不得交戰。韓信召諸將曰：「魏豹以兵

隨將制宜真大將也

西漢演義評

卷五

四

守河，不設橋梁舟舡，一時難以打造。命灌嬰督工起造木罌，最爲方便。罌曰：「不知如何起造，請問其法。」信曰：「木罌者，縛甕，全以爲筏。甕全容受二石，方可勝一人。其甕間容五寸，下以繩勾，聯編鎗於其上，形要長而方，前置筏或板頭，或置稍。左右置棹，可以渡軍械也。灌嬰遵依其法，命軍中巧手軍士傳令起造，不一二日造完。信遂命灌嬰引軍一萬，陳舟舡百十餘隻，沿河虛列旗幟，若渡河之狀，以爲疑兵。却密令曹叅引精兵二萬，從夏陽以木罌渡軍，襲安邑。以抄其後，使豹不能接應。兩下夾攻，豹可擒也。」曹叅得令，暗趨夏陽，灌嬰列兵于岸，陳舡于河，多張旗幟。魏豹見了，

果然疑其有伏。兵晝夜巡視，不防曹叅引大兵用木嬰從夏陽渡河，襲安邑。將魏豹家屬虜去，抄後殺來。魏豹巡哨軍士急來飛報，豹聞知大驚，方欲回兵。曹叅襲殺于後，韓信追殺于前，兩勢夾攻，不能救應。相直戰未數合，見信人馬攻襲甚急，不能抵敵，向西逃走。馮敬未曾對敵，先自引兵退後。魏豹不能抵當，方欲向臨晉逃走，早被曹叅灌嬰人馬兩邊圍上來。魏豹不能得脫，被二將生擒，綁縛來見韓信。信曰：「主上命汝爲元帥，統領大兵四十五萬，睢水一陣，喪師三十餘萬，睢水爲之不流，汝卽逃回平陽，主上不卽加誅，止奪帥印，罷汝閒居，不失王爵之貴。汝當感激，愈

西漢演義詩

卷五

聖

加策勵，以圖後效，可也。却乃輕聽術士之言，遽爾起兵謀

反，旣被擒拏，本當誅戮。汝爲一國王爵，恐主上寬恩，或免

豹之下殺亦非信本意也

汝一死，且着軍士囚車監押聽候，一百入平陽城安撫百

姓，權着周叔管理國事，不題。却說霸王打聽韓信征魏豹，

知榮陽空虛，急召范增曰：「魏豹已反，韓信果然領兵入西

魏，征豹不出。亞父高見朕今乘虛取榮陽，擒劉邦，亞父以

爲何如？增曰：「此時正好出師，但陛下相時而動，不可輕敵。

恐韓信有遺計，不可不防也。」龍且曰：「亞父何怯之甚也。」增

曰：「好謀而成，豈可不深慮也？」于是霸王傳旨，整點大兵，往

榮陽來。先差驍將李奉先領兵三千，探聽消息。漢王與張

良陳平正計議隄防楚兵有小卒來報霸王領大勢人馬

殺奔滎陽來先差驍將李奉先領兵探聽漢王聞說大驚

曰楚兵勢重如何迎敵張良曰韓信前曾言楚兵若來當

以王陵爲將陳平輔之楚可破也何不召王陵計議王卽

召陵曰霸王親統大兵前來爾敢領兵與楚迎敵否陵曰

霸王勢重難與力敵以臣愚見且偃旗息鼓深溝高壘未

可出戰待彼志旣懈臣用一計楚可走也王曰計將安在

陵有定見

陵附耳道數句言語王大喜曰將軍果有此膽略吾無憂

矣卽命王陵爲將陳平爲軍師王陵分付三軍各偃旗息

鼓四門嚴閉不擊刁斗不設一軍有楚將李奉先前來探

西漢演義評

卷五

聖一

聽見是如此心下疑惑不敢近城差人回報霸王曰滎陽

四門緊閉不見一個軍士不知何意左右曰此必漢王聞

陛下到來或搬移臨近郡縣屯住人馬留此空城以待陛

下或是韓信征魏未回內無強兵以此不敢出戰虛作此

聲勢以爲疑兵使陛下不敢遽然攻打也霸王曰人馬初

到且安下大營待明日探看動靜再作處置隨卽安下營

寨人馬遠來疲乏各人卸甲休息却說王陵選精銳軍五

千頭裹赤幘各帶鮮明器械准備鞍馬緊束人各脚杖又

選五百砲手各帶火砲隨後臨時聽令施行四門多設柴

草待人馬殺到楚營聞砲響急點起火來以防楚兵攻城

又差夏侯嬰隨後領大兵三萬接應。却說王陵將及黃昏時候。先差精細小卒十數人。裝作楚兵。潛在楚營邊探聽。楚兵消息。有無防備。好作區處。起更時。只見小卒來報。楚軍安營俱休息定。並無提備。王陵領五千赤幟軍士。開了門。風擁而來。楚兵正睡熟。王陵暗傳令放砲。只五百砲手。四邊放起來。五千人馬。殺入楚營。如十萬甲兵。從天而降。楚兵又無準備。急纔驚起。眼尚朦朧。如何對敵。反自相踐踏。却被王陵左冲右突。如入無人之境。殺得屍橫遍野。血流成河。霸王急起披掛上馬。四面觀望。見一大將挺鎗。徑來領兵冲殺。霸王大喝一聲。舉鎗直取來將。來將舉鎗交

還戰二十回合。其人敗走。領五千兵冲殺出營。已將五鼓矣。霸王問軍士。此是何人。有小卒曰。此漢將王陵也。霸王暗思。此人鎗法與其他不同。今日不除。後必爲患。急拍馬正欲追趕。季布鍾離昧龍沮俱列馬頭前止之。曰。不可。漢兵得勝。一路俱有準備。城上火起。城下人馬如鉄桶相似。此必韓信之遺計也。陛下且開點傷殘人馬。急將陵母取來。以劍伏身監在營中。使人與王陵說知。王陵爲人最孝。

范老只是此法用得妙

聞此。決來歸降。王陵若降。滎陽可破也。霸王曰。然。卽差人星夜赴彭城。取陵母赴軍前來。不題。却說王陵領赤幟軍回營。計點止傷折一百多人。大殺楚兵。并自相踐踏。共三

萬餘人。回見漢王。王曰：將軍一夜殺楚兵三萬，以霸王之勇，尚退三十餘里，將軍之名威振關中矣。王陵曰：知楚兵遠來困乏，因此乘其無備，殺此一陣霸王，尚屯兵于此，不久仍來攻城，不可不急為計慮也。張良陳平曰：韓信征魏，聞有捷音，料將回兵，不若且嚴守滎陽，以待韓信兵到，再為區處。王曰：善。遂令三軍預備砲石灰礮，四門嚴守。一連十數日，楚漢並不交戰。只見城下忽有巡哨小卒來報，有楚使欲請王將軍相見。王陵聞說，急上城見楚使曰：將軍老母見今取在楚營，欲見將軍一面。若將軍遲去，霸王決壞老母，使將軍為不孝之子。萬代罵名，不朽也。王陵聽說

西漢演義評

卷五

放聲大哭，淚如雨下。急來告漢王曰：臣母今年七十有餘，臣生不能孝養一日，反遭此縲紲之苦。今楚使欲臣往見一面，臣雖赴萬劍而死，亦當急趨往見也。臣身雖在楚，心實在大王，決不為楚効力也。張良曰：將軍誤矣。前日將軍殺楚兵數萬，今止聽楚使一言，即趨入虎穴，自蹈死亡，此匹夫之見也。又未審老母果在楚營否，豈可遽然往見。須今差一人親見老母，看有甚言語討數手字，果然欲將軍往見，那時將軍見之未晚也。豈可不察存亡而往見耶。王陵聽說，卽哀告漢王。王卽差謀士叔孫通前到楚營朝見霸王。王曰：王陵居住沛縣，不歸降于我，反隨劉邦為惡，今

已將陵母拘繫于此。若早歸降，使子母相見，完聚若仍復抗違，卽斬陵母。使王陵爲萬代罪人也。叔孫通曰：願請陵母一見。霸王命左右將陵母押過來，與叔孫通相見。只見陵母以劍伏身，搔首而跪。叔孫通心甚不忍。陵母曰：公乃何人也？叔孫通曰：某乃漢使叔孫通也。母曰：公來何爲？通曰：老母之子王陵聞母受苦，卽欲降楚來見，惟恐不的。漢王敬差我來求老母手筆數字，方着王陵降楚，以事奉老母。母曰：是向言歟？漢王寬仁大度長者，吾子事之得其主矣。豈可因妾而懷二心？望公傳與王陵，善事漢王。早建奇功，爲漢代名臣。妾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言罷，遂伏劍自

西漢演義評

卷五

四十五

殺叔孫通急欲救之。陵母頭已落地，滿管中莫不讚歎。史官有詩曰：

楚廷羈母母生輕，子志無移母計成。
一點貞魂隨劍墮，萬年公議死猶生。

史臣班固曰：嬰母知廢，陵母知興。二女尚知興廢，范增惟欲殺沛公，何其不智之甚乎。

却說陵母伏劍而死，霸王聞知大怒曰：老嫗何其大愚！如此當碎其屍以號令三軍。李布等拜伏奏曰：不可。陵母雖歿，當有其屍歸葬沛縣。使王陵身雖在漢，而此心終有思歸之念。蓋父母墳墓乃水木本源也。他日或命一能言之

士陳說根本王陵素有孝名聞言動心必降楚也若今號令軍前愈傷其心無復有降楚之意霸王從其言卽差人收拾陵母屍首歸葬沛縣隨召叔孫通曰汝可回滎陽說與漢王并王陵快早歸降倘打破城處無葬地也叔孫通近霸王前道一言就使楚兵倒戈滎陽解圍不知說甚言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陵母之歿亦范增造業也不能致君而助之爲虐雖裂其身亦何足惜

韓信斬髮悅張全

西漢演義評

卷五

四十六

却說叔孫通奏霸王曰臣雖居漢每被漢王嫚罵受辱不過情願欲歸事陛下昨因說王陵降楚以此名託爲漢使實欲歸降陛下也王陵爲人最孝臣入城陳說母屍未葬陵必歸葬其母就同歸楚也霸王曰今漢王兵有多少將有幾人久困不降者何也通曰漢兵在城者尚有二十萬漢將有六七十人昨新開倉敖糧食亦足遷延不出戰者因聞韓信已被魏豹意欲調轉人馬赴彭城乘勢劫奪太公呂后還漢取代州破燕齊使陛下進無所往退無所歸因此只待韓信大兵到來欲裏應外合兩勢夾攻以圖必勝陛下不可不預爲提備也霸王曰爾入城幾時同王陵

出降通曰但得便卽趨出矣陛下當急差人防守彭城遂
辭霸王入滎陽見漢王備將陵母之言細說一遍王陵聽
罷大叫一聲哭倒在地諸將急救醒陵曰吾與楚誓不共
戴天日叔孫通將歸葬一節隱而不告欲使王陵死心事
漢也張良陳平曰叔孫通旣以言釣項王項王必以韓信
決赴彭城不日卽離滎陽矣但恐在外等候王陵出降又
生他變當以滎陽獄中有死囚斬首假傳說漢使叔孫通
交通西楚欲說王陵歸降今被識破斬首示衆漢王曰其
計甚妙卽查獄中重囚當卽斬首懸於城上傳示城下早
有人報知霸王霸王曰計又不成城久不下倘韓信果然

西漢演義評

卷五

四七

乘機襲取彭城兩難救應朕進無所往退無所歸誠如叔
孫通之言也能沮曰旣陛下要回兵須徐徐緩行不可太
急以防漢兵追襲一晝夜楚兵退盡城上巡哨軍探知來
報漢王曰楚兵已退盡矣王曰當遣將追趕張良曰不可
楚兵退緩必有大將斷後若我兵追趕反中其計不若遙
爲之勢可也遂遣大將周勃周昌領一校人馬離城五十
里下寨一日楚兵退回彭城范增接見備問滎陽消息霸
王將叔孫通欲降一節說與范增得遂何宗何乃漢之謀
士從劉邦日久豈有歸降之意此必因陛下困滎陽甚急
韓信大兵未回內實空虚以此設計使楚兵解圍故假斬

叔孫通以惑軍心不意陛下果退兵實中其計也霸王始悟大怒曰匹夫乃敢戲吾如此今再起兵復取滎陽如何增曰若復去倘韓信回內外夾攻又非長策不若暫且休兵打聽韓信果遠去再取滎陽未晚也霸王從其言暫屯兵差人打聽不題却說韓信擒魏豹兵回滎陽見漢王王曰將軍已伐魏今復何往信曰代州夏悅張全不賓服且此去取代州順路伐趙破燕下齊兵勢稍振即破楚以成一統之業王大喜隨將魏豹並家小押見漢王王見豹妻薄氏管氏有國色甚悅之遂留後宮押豹近前王曰爾領兵四十五萬睢水一陳被爾折兵三十餘萬賴上天護祐

西漢演義評

卷五

吳

得脫虎口不然吾君臣豈有今日吾念爾一國王爵姑免汝死復命爾守平陽爾當感我厚恩益加策勵可也乃敢

遽起異心希齒僥倖今被擒來有何理說豹曰願乞一死

陵母殺子以義方魏愛子以姑息其賢愚固其奇變

有豹母年近八十哀告曰魏豹無知誤犯狂悖法當誅戮

以正國法但妾止生此子爲西魏後裔望大王留一命以奉祀先王乃大王盛德也漢王聞母言歎曰豹爲男子反不如老母之賢也遂看豹母之面饒豹之罪削去兵馬廢爲庶人發滎陽安置仍遣使傳命與周叔領平陽暫管郡事韓信整點人馬趨代州漢王仍以王陵爲將差人傳命與相國蕭何奉侍太子守關中昭布法令約束軍民立宗

廟社稷事有不及奏決者輒以便宜施行待積有條件類
總上聞蕭何領王命夙夜孜孜惟恐不及總計關中戶口
調轉漕運以給軍餉是以漢兵西征未嘗乏絕皆何之功
也

史臣曰漢王當國兵新敗人心渙散之時首立宗廟社
稷不忘祀典深合大易萃渙之義有三代遺風此漢之
所以興也豈若剽悍禍賊徒知以斬殺屠戮爲事者可
同日語哉

不說漢王駐兵滎陽且說韓信人馬到代州離城三十里
下寨夏悅張全正議事間有人來報韓信人馬已到代州

西漢演義評

卷五

四九

離城三十里下寨悅曰韓信以得勝之兵乘銳而來氣驕
意憤吾兵以逸待勞正當急出使彼不能預備決獲全勝

全曰此論甚妙且說韓信安營畢召諸將曰夏悅張全素

料敵如神

知用兵料我遠來決乘其敵而急攻之使吾不作預備易
得取勝爾等當以智取不恤辛苦庶夏悅可擒也諸將曰

願聞將令信曰曹參引一軍如此誘戰灌嬰盧縱各引一
軍如此截殺樊噲次引一軍如此埋伏諸將各依令而去
韓信後領精兵五百遶平山小路抄到白石口住扎却說

夏悅領兵一萬徑殺奔韓信大寨來日已過午排開陣勢
擲韓信答話漢陣上曹參出馬旗上大書漢大將曹參夏

悅見漢陣上旗幟欠整隊伍交錯大笑曰人言韓信善能用兵觀如此行師何足懼哉便問胯夫如何不來受死遣汝無名小將欲先試刀耳忝大怒舉刀直取夏悅悅就舉刀交還戰未十合曹叅詐敗悅驅兵大進迺追趕叅且戰且走約退二十里正追殺之間忽喊聲大起左有灌嬰右有盧綰兩路兵殺出截斷歸路曹叅却引兵殺回三路夾攻夏悅兵大敗日將落山見四邊火炮火把齊起悅見平山小路無人防守急領百十騎望平山而逃纔行一里反說遠首後三路兵殺來正在奔走之間前面喊聲大振一彪軍攔住爲首大將乃武陽侯樊噲也悅見了大驚無處逃

西漢演義評

卷五

五十

命見山傍微露天光想有出路急奔入乃山谷也噲兵亦隨悅追入谷口兩邊俱是夾石魚貫而進悅見難行遂棄馬步走爬山越嶺而逃忽然山谷中一聲砲響乃是韓信伏兵于此把夏悅即時擒了同押回大寨鼓已三更矣只見城中張全見夏悅身入重地不見回軍到來急點起火把領兵五千殺出城來救應有代州敗殘軍逃回者盡說夏將軍被漢兵殺入山谷中不知存亡我等被三路人馬殺得七斷八截止逃得我數十人回來將軍不必前去恐伏兵一起夜深如何防備張全聽說急領兵入城嚴加防守韓信回到大營升帳坐定兩邊掌起燈燭陳列刀鎗劍

戰十分威儀小校押夏悅過來信曰漢王盛德威名播于海內汝等如何久不賓服遠勞王師立擒軍前爾湏委心歸附勿再抗違悅曰吾意本欲圖王今旣不成有死而已決不歸降信怒曰夜深誅戮難以號令三軍且牢固監押待明日捉了張全一並斬首示衆次日韓信領兵至城下張全只是嚴加防守堅閉不出信將夏悅提至城下傳示城上急早歸降張全上城見夏悅綁縛囚于陷車大哭而言曰不忍見公如此被虜使我心如碎悅大叫曰寧效死固守不可以我一人遽爾歸降勝夫韓信聞說大怒卽將夏悅陷車內取出斬首于城下張全見夏悅斬首大叫一聲自城上一躍而下遂墜城而死城中副將王存謀士單忠計議曰內無強兵外無救應雖固守無益也遂開城歸降韓信到犬兵進城安撫百姓就令王存守代州差人赴滎陽報捷計點新降西魏代州二處人馬總漢兵三十萬前來取趙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夏張雖知兵法以信取之如反掌耳

背水陣韓信破趙

大漢丁酉三年冬十月韓信取代州安撫百姓畢次日會漢王遂分領精兵十萬前來擊趙先屯兵于井陘口外與

張耳等計議曰趙有謀士廣武君李左車多奇計我兵未
可輕進須差人探聽看趙王作何方畧倘或深入重地而
趙乃阻吾糧道我兵決受圍困而進退兩難之地爲兵家
所甚忌也張耳曰陳餘雖善兵而無通變之才每以李左
車爲多詐料左車雖有奇計不能用也信曰不然成敗利
鈍不可逆視探聽虛實方好進止急差心腹數精細小校

○成○敗○不○可○逆○視○探○聽○虛○實○方○好○進○止○急○差○心○腹○數○精○細○小○校

假作商賈入趙城打聽成安君李左車如何迎敵務得的
確回報各重賞錢鈔酒食裝作商人潛入趙城就在成安
君臨近住居用錢與門吏相通終日飲酒熟識往來情厚
以此成安君凡一切與趙王計議大小事情門吏詢問親

西漢演義評

卷五

五

隨從人得知詳細遂因便告知小校盡知趙王來歷不敢
遽回先着二小校回報仍再加打聽箇箇與門吏所言
一般已得的實不題却說趙王一日與成安君陳餘正議
事聞韓信引兵前來急整點趙兵二十萬屯于井陘請李
左車畫計左車因說陳餘曰某聞韓信涉西河虜魏王掄
夏悅喋血闕與今又輔以張耳乘勝遠闖其鋒不可當嘗
聞千里餽糧士有饒色樵蕪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
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
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
堅營勿與戰彼欲前不得開欲退不得還吾兵絕其後使

野無所掠不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于麾下。願君急用臣計必獲全勝。否則必爲二子所擒矣。成安君曰：此詐謀也。

吾嘗稱爲義兵不用詐謀。武又聞兵法云：十則圍之，倍

則戰之。今韓信以疲散之卒，雖號稱數十萬，其實不過數

千，况又千里遠，亦極疲勞。我兵操練日久，藏鋒養銳，正

當急擊，勿失可也。若避而不與之戰，倘他日有遇勍敵，則

何以禦之？諸侯謂吾怯弱，輕我伐我，非長策也。遂不聽左

車之計，且說韓信差來小校，知此消息，至晚急出井陘，回

報韓信，聞知大喜，遂賞勞小校，訖乃敢引兵入井陘狹道。

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正值夜半，傳令進發，選輕騎二千人，

西漢演義評

卷五

人持一赤幟從傍道小路潛往草山，遙望陳餘營寨，以觀

動靜。因密誡曰：我大兵與趙兵對敵，我詐敗，趙軍見我敗

走，決空壁追汝等疾入趙壁，盡拔趙幟，立漢赤幟，堅壁

拒守，不必與戰，而彼自亂也。諸將聽令去訖。於是信早起

會張耳、曹叅、樊噲諸將曰：今日卽破趙，且不必會食。誓令

三軍傳食，小飯待須臾，破趙後會食也。諸將皆莫敢信，伴

應曰：諾。信卽使萬人先行出背水爲陣。趙軍望見信，兵背

水皆大笑。及平旦，信建大將旗鼓，行出井陘口。趙遂閉

壁，與信大戰良久。信與張耳諸將伴棄旗鼓，走水上。趙軍

果空壁出，爭取漢旗鼓，追赶信耳。信耳已入水上，却有曹

疾此勦食項也

左車之言不用則易爲力

叅樊噲斬歙周勃等諸將率領三軍莫不死戰無不以一當十趙軍遂不敢近急退回大寨有信所出奇兵二千騎在草山遙望趙軍空壁追趕持漢旗鼓疾馳入趙壁盡拔趙旗立漢赤幟趙軍回大寨見趙壁皆漢赤幟知漢兵已破趙矣遂大亂四散潰奔陳餘雖殺數人亦不能禁止于是漢諸將圍遼夾攻成安君死戰不得出被灌嬰一刀斬于馬下大兵殺入趙城擒趙王歇遂平趙地是時諸將問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我等反背水陣以勝者何也信曰此在兵法諸君不察真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乎且信非得素拊循士

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予之生地遇敵皆走寧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信之高論是時信傳令有能生得廣武君者購千金於是衆軍聞信令遍訪李左車一日得獲紉縛解至麾下信見縛左車至大喜重賞軍士急下帳親釋左車之縛東鄉而坐西鄉師事之因問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若何而有功左車曰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信曰百里奚居虞而虞亡之秦而秦霸非愚于虞而智于秦也但用與不用聽與不聽耳向使成安君聽子之計僕亦遭擒矣惟不聽子之計是信得以取趙也因再三懇求曰僕實妾心請計願子勿辭左車曰臣

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顧恐臣計未必足用願效愚忠爲將軍言之且將軍虜魏豹擒夏悅以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旦而失之軍敗高邑身死泝上一舉而下井陘不終朝破趙二十萬衆將軍名聞海內威振天下農夫莫敢輟耕釋耒榆衣甘食傾耳以待命者將軍之所長也然衆勞卒疲其實難用舉倦敵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相持日久力不能拔勢屈糧竭弱燕不服齊竟自疆又先劉項之權未有所分此將軍之短也故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今將軍若以兵擊燕恐難取勝也信曰以先生之言必何

西漢演義評

卷五

五五

如而後可左車曰方今爲將軍計莫如按甲休兵鎮趙撫孤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享士大夫三軍又得飽食北向

立車言必有中

于燕使彼終日恐怖然後遣一舌辯之士奉咫尺之書陳

其利害以彰將軍之所長燕一聞之不敢不聽從燕既聽

從使宣言者東告於齊齊必從風而服雖有智者不知其

爲齊計矣如此則天下可圖也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其

此之謂乎信曰謹如先生之言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也

卽作書差隨何爲使前往說燕韓信屯兵于趙城不動隨

何持書前到燕國却說燕王聞韓信破趙斬成安君于泚

水兵勢大振燕中百姓一日十數驚燕王亦甚恐怖召謀

士蒯文通議事文通曰韓信兵勢雖大振而屢經戰陣三軍疲勞定暫屯兵于趙城且不舉動目下差人下書欲大王歸降大王且未可遽然輕許容臣到彼看事勢何如可說則說可降則降臣自有斟酌也言未畢果有左右來報韓信差隨何下書燕王召隨何相見何持書上燕王拆書觀看書曰

漢大將軍韓信書奉燕王麾下信聞天命靡常惟歸有德秦惟無道滅絕墳典殘虐百姓繼以項氏益肆暴酷放弑義帝惡貫于天海內震號神人共憤漢王倡爲義舉兵皆縞素席捲三秦立降二魏虜豹誅悅破趙斬餘

西漢演義評

卷五

五

非兵之強也德之召也所向風靡罔不順服獨燕未附寧知命之所歸乎方今兵屯趙城遣書北指若能倒戈納款憫恤民命不失王封分茅百世趙鑒不遠王其思之

燕王看書畢因問隨何曰漢王兵敗睢水寄足滎陽王業未定何言天命之可歸乎何曰大王所見慢矣不觀大敗

○隨○何○舌○劍○

不見真命之符不量時宜實爲井底之智然吾漢王雖敗

睢水而大風解圍白光引路使非上天默祐何以脫此難乎此見聖王有百靈之助也而滎陽駐兵以當四面使非睿智神武何以制服天下乎此見聖王有文武之勇也漢

以韓信善能用兵。子房善能用智。蕭何運轉糧餉。帶甲百萬。名將雲從。大勢已定。不待智者辨論而可知也。然西楚雖強。沐猴非人。獨夫招怨。遠不過一年。近不過數月。豈能久乎。大王不度時勢。不審成敗。而謂漢王王業未定。不亦誤乎。況今趙已滅矣。唇亡齒寒。剝床以膚。大王獨不冰兢之乎。燕王聞隨何之言。深加歎賞。遂召文通附耳曰。隨何之言。深爲有理。爾若見信。當斟酌可否。不必多費頰舌也。文通曰。臣若到彼。觀其動靜。自有處決。料不辱君之命也。燕王欵待隨何。卽令文通往趙國來。不知如何說信。下回便見。

西漢演義評

卷五

五七

總評

背水陣雖載兵法。未有行者。行自韓信。更覺奇妙。不測行反。閭范增遭敗。

却說蒯通辭燕。王至趙。令人報知韓信。信聞蒯通至。甚喜。曰。蒯通來。燕必下矣。遂令門吏請入。相見。蒯通見韓信禮節從容。言論溫雅。謀士在左。武將列右。營伍嚴整。甲士精壯。方欲開口。信曰。大夫此來。欲信罷兵息爭。以爲說客。蓋燕果納欵投降。信自按兵不動。免使生靈塗炭也。若憑大夫數言。使我罷兵息爭。而燕猶爲楚藩屏。則六國之中。燕爲獨強。視我爲甚怯矣。我將舉兵于易水之前。試武于燕。

臺之上。雖樂毅復生，荆軻不死，信何懼哉！言畢，即召左右請大夫駟中安歇。容吾伐燕破齊後，再與大夫相見也。衆人不容蒯通說話，卽邀入駟中。陳設幃帳，各樣器用之物，一色齊備。蒯通本欲下說詞，倒被軟監于此，怏怏不樂。駟門緊閉，不令人往來。打水取米，皆自墻缺中傳入。如此數日，忽一日，門人來報廣武君李左車來相訪。蒯通正愁悶間，聽左車相訪，急開門請入相見。蒯通見左車大哭曰：「不意公一旦以趙屬漢，陳餘斬首，趙王被擒，喪位失國，甚可哀也。」左車正色而言曰：「大夫差矣。順天者昌，逆天者亡。漢王爲義帝發喪，天下之義主也。德愛及于百姓，威令行于

西漢演義評

卷五

五

諸侯又兼韓信用兵如神，所向無敵。知天命者卽當倒戈而降，乃爲明達。若苟規規於一偏之見，而專意于暴楚，乃是助紂爲惡，而飛廉費仲之所爲也。不亦得罪于天下乎？我每與趙王陳說利害，不聽吾言，遂至喪身失國。此逆天者亡也。且大夫爲燕名士，湏先觀時勢，細察興亡。大夫自以爲漢王與項王孰爲真命，通曰：「漢王芒碭斬蛇，已符真瑞。」通有口難辨矣。天下知漢爲真命無疑也。又曰：「大夫以韓信良平與楚諸將孰優？」通曰：「韓信良平爲優，非楚諸將所能及也。」左車曰：「觀大夫此言，則漢當興，楚當亡，可知矣。今何逆有道之漢，而從將亡之楚？知天命者果如是乎？」通沉思半晌曰：「公

言甚有理。我來趙本欲說韓將軍罷兵息爭，不意反被二公說我也。願與公同見韓將軍，以講兩國之好。吾亦從帳下以圖攀龍附鳳也。左車大喜，卽同趨見韓信曰：「大夫蒙元帥不以爲敵國之使，而厚禮相待，深感盛德，願歸告燕王，卽開城投降。彼亦附名麾下，爲元帥驅使也。」信大喜，卽遣曹叅樊噲領兵一萬同蒯通先赴燕安營，畢，大兵隨後卽到。却說燕王不見蒯通回來，正憂疑之間，忽有人來報曰：「蒯通至矣。」通入見燕王，備道漢王之賢，又兼韓信善能用兵，楚終滅亡，不若屬意于漢，無爲蒼生苦也。燕王曰：「吾前日降漢之心已決，但欲大夫在觀動靜耳。今旣真知其

西漢演義詩

卷五

五九

可降，當請二將入城相見。蒯通遂請曹叅樊噲領人馬進城安營，畢，卽與燕王相見。燕王命設宴款待二將，傳命預

備輕騎數百名，次日同二將來趙，見韓信。信曰：「某正欲統

大兵由燕下齊，以定北地，乃勞賢王遠來。燕王曰：「久慕將

軍威德，又况漢王寬仁長者，心欲降附久矣。今蒙傳檄，卽

趨麾下，惟望轉達漢王，早賜收錄。信大喜，卽命燕王寫降

表，同漢使飛報滎陽。一邊傳令起兵伐齊，不題。却說范增

鍾離昧奏霸王曰：「韓信虜魏豹，斬夏悅，破趙，取燕，所向無

敵，而漢王坐守滎陽，以收全功，陛下若不急爲進兵，恐枝

蔓愈盛，益難除矣。」王曰：「連日聞報，正欲起兵，卿等所奏實

合朕意，卽傳旨起兵十萬，赴滎陽來。早有漢細作聞此消息，星夜報知漢王。王急召良平諸謀士計議曰：「霸王乘韓信大兵已出，復來攻滎陽。王陵思母染病未愈，英布新回九江，諸將多隨韓信征進城內空虛，爲之奈何？」陳平曰：「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昧龍且周殷，不過數人耳。大王誠能捐數萬金，行友間以離間其君臣，使各疑其心，則讒言易入。畫計雖善，項王亦不聽也。且楚兵之趨滎陽，項王本無此心，皆范增鍾離昧之言耳。使無此數人，項王豈能用其勇哉？况項王爲人疑忌，信讒必自誅戮。漢因舉兵而攻之，楚必破矣。」王與黃金四萬斤，不問出入，陳平多縱反間。

言昧等功多，不得裂土爲王，欲與漢連和，同力滅楚，以分其地。項王果疑昧等，遂不與議。事及大兵至滎陽，屯下營寨。次日，項王領人馬四面將滎陽圍困，一連三日，城中不見動靜。霸王曰：「三軍急備火砲火箭，四門攻打，料是城中空虛，不敢出戰。衆軍士依命，四門攻打，城上灰瓶石子如雨點下來，衆軍士不能近城。又一連五七日，彼此兩家扭拘，霸王甚是焦燥，却說城中張良等衆謀士曰：「霸王攻城甚急，正好遣使詐降霸王，決遣使來講和，却用陳平之計，使君臣相疑，則計行矣。」漢王曰：「倘楚不准和，則如之何？」良曰：「項王性躁而不耐氣，剛而無斷，連日攻城不下，心正暴

躁若漢使一至，突然依從。漢王卽遣隨何爲使，先着人上城，荅語開東門，放隨何出城。隨何到楚營，見霸王，且說漢王原同陛下會約伐秦，結爲兄弟。後封褒中，因見路險，思欲東歸，本無圖王之志。今幸得闕中，此心已足。願割榮陽

隨何胆方款頭

以西爲漢界，榮陽以東爲楚界，收回韓信之兵，各守封疆，以圖休養士馬，共保富貴。惟陛下察之。霸王聞隨何之言，尋思：吾雖建都彭城，地方狹小，近又諸侯反叛，漢已得七入矣。不若依他講和，且得休養，安靜日後再作區畫。遂召范增等計議，增曰：不可。此因攻城急迫，暫來講和，實非本心。陛下只可多設火砲，增添人馬，星夜攻打。城破之後，王

西漢演義評

卷五

空

石俱焚，雖有韓信重兵，終獨立難成大事。此爲長策，豈可聽隨何一面之辭而失此機會乎？霸王聞增言，猶豫不決。召隨何，近前曰：爾且回去待朕再作商議。隨何曰：陛下當自聖裁。左右之言，恐有私弊。且目下韓信大兵將到，又約會各路諸侯，指日俱來救應。內外夾攻，陛下屯兵日久，恐師老糧盡，那時欲退，反致諸侯恥笑。欲與講和，漢王不肯依命。陛下悔亦晚矣。臣雖在漢，舊實楚臣。今日之言，吐露心腹。陛下斧鉞在前，豈敢欺誑。惟陛下下思之，無被衆人惑之也。霸王聞何言大喜，爾言亦有理。汝先行，朕卽遣使講和。隨何辭霸王進城來，見漢王，備說范增勸霸王攻城，被

臣一篇言語說動霸王早晚有人來講和料陳平之計正當用于今日也王卽召平問曰楚使早晚來見爾用何計以間之平附耳曰如此如此王大喜曰此計若行范增休矣於是陳平密令左右各照次安排圍套伺候楚使却說霸王不聽范增之言卽召虞子期曰汝可到漢王處說知限三日內着漢王出城親與我相見講話汝就打聽漢管虛實動靜如何子期依命進城聞漢王夜飲大醉未起虞子期暫到館驛安歇先差一伶俐小卒進漢營打聽漢王起來未曾從人依命入漢營只見張良陳平等迎出卽邀請到一爇閣陳設飲饌細食美酒相款便問亞父近日起

西漢演義評

卷二

居如何差公來有何話說其人曰我非亞父使也乃楚使也良平佯驚曰吾以爲亞父使乃項王使也卽着小卒邀出另到一小館備粗食材醪相待張良陳平遂轉出不見從人又打聽漢王方起遂回見子期備說詳細子期甚疑之卽整衣來見漢王王方起未梳洗又着隨何邀子期到一密室款坐待王梳洗畢相見子期入密室少坐只見室

一密室款坐待王梳洗畢相見子期入密室少坐只見室

弄楚人如小兒

中文卷滿案兩邊帷帳器皿甚齊備左右人亦不敢擅入

隨何相陪茶罷起身曰待某看漢王梳洗畢請相見隨何出久未回子期轉身信步到文案邊見許多文書內有一書首尾不寫姓名但云項王彭城失守提兵遠來人心不

歸天下離叛大兵不過二十萬勢漸孤弱大王切不可出降當急喚韓信回滎陽老臣與鍾離昧等爲內應指日破楚必矣黃金不敢拜領破楚之後願裂土封于故國子孫綿延百世臣之願也名不敢具子期大驚暗思此必增之書也近有人言亞父與漢有私我尚不信今觀此動靜情是真遂將私書藏于袖中壁間已有人暗窺報知良平須臾隨何至邀請子期與漢王相見王曰吾與項王初受懷王約先入關者王之我先入關當王于關中今旣得關中矣初心已遂不願與項王終年苦戰以傷民情願講和凡關之西爲漢關之東爲楚兩家各分疆土永罷征戰煩

西漢演義評

卷五

三

兄下見霸王再三拜復此意子期曰我楚王已依尊命只欲與大王相見一面親自講和亦無別意王曰旣有此意足下且回容吾商議定卽出城與項王相見虞子期辭漢王回楚寨細將從人相見一節次後入密室又竊得私書探聽明白的實不敢隱諱乞陛下詳察霸王聽子期之言將書看罷大怒曰老匹夫乃敢賣朕如此當細加推問務得實情决不輕貸范增聞知大哭拜伏于地曰臣事陛下數年肝膽傾倒豈敢有私此漢行反間之計使我君臣不和陰相傷害陛下不可聽也項王曰虞子期乃心腹之親已打聽的實豈有虛說之理增見項王持疑不決知其終

不足以成大事。增乃大言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乃自爲之，乞念增奉事陛下數年，屢有勤勞，願將功抵罪，請得骸骨歸鄉。陛下天地之恩也。霸王亦思范增建奇績，事楚日久，不忍加誅，遂令人送增還鄉。增歎曰：吾本盡心向楚，而王乃疑我有私，非我之屈，乃楚之不幸也。一路鬱鬱不樂，行至彭城，遂發背疽不起。差人往叶牛山請增師楊真人看疾，差人具厚幣見真人，真人曰：范增辭我下山，亦曾囑付爾平生好密謀奇計，當擇主而事。今却扶假滅真，殘害百姓，見機不早，只待如此狼狽，以致重病纏身，萬望我垂救。此亦天理昭報，非假人爲也。我若救爾，是逆天也不。

西漢演義評

卷五

六

納幣帛將差人叱逐下山。差人可見范增增聞說，遂倒于地上，氣絕而死。時大漢四年夏四月日，范增亡，年七十一歲。後史臣有詩曰：

四萬兼金入楚營，君臣猶自議攻城。間言未必能顛倒，天命歸劉畫計成。

亞父彭城血淚流，可憐王業屬炎劉。經年奇計成何濟，枉使捐軀付一邱。

真假難分豈丈夫，鴻門徒自設狂謀。龍成五色知天意，空隱深樅却似愚。

巢入七十謾多奇，爲漢驅民了不知。誰合軍中稱亞父，

直須推讓外黃兒

東坡曰、增不死、項羽不亡、嗚呼、增亦人傑也哉、愚謂增特戰國奇謀之流、豈足以當人傑之名、夫所謂人傑者、識天時、辨真假、知彼知此、而後謂之人傑、若增日爲楚臣、而不知項羽爲何如人、夫豈爲人傑也耶、

范增已死、送人去、回報霸王、王甚傷悼、差人赴彭城、以禮厚葬、漢王聞增死、大喜曰、除吾心腹一大患矣、重賞陳平、仍把守城門、遂不題請和一節、霸王暗思、范亞父原無私意、此必是漢張良、陳平設及間、誤害忠良、傷吾一服肱也、觀增臨死之言、可見其心矣、急召鍾離昧、撫之曰、卿當安兩漢演義評

卷五

六五

心、勿生他意、昧曰、臣事陛下數年、雖無才能、而一點赤心、金石不易也、亞父忠以事國、豈有他志、昨日虞子期所得私書、乃假設之辭、陛下當詳察之、勿爲奸人所惑也、霸王遂立項伯爲軍師、凡一應大小國務、皆伯管理、因勸霸王攻城、霸王催僭軍士、四面攻打甚急、不知滎陽如何解救、下回便見

總評

不意范老有此明師、真人有此愚徒

出滎陽紀信証楚

却說霸王攻打滎陽甚急、漢王患之、召羣臣計議、曰、霸王

攻打滎陽甚急。韓信大兵未回。隣近諸侯。又非項王之對。爾等有何良策。張良曰。項王因范增死。心上急躁。如何肯能休。况近日彭城軍糧又到。似有久困之意。此城若久困。或有人獻計。將滎河之水。絕上流而下。冲灌而來。城必破矣。如之奈何。陳平曰。臣有一計。大王決可脫此重圍。但恐無此忠臣。爲大王赴難者。周勃等諸將皆曰。先生何以發此言耶。我等隨大王日久。雖鼎鑊在前。白刃臨頸。亦何懼哉。平笑曰。非爲此難也。蓋有深意。非諸君所知也。王曰。計將安在。平附王耳曰。如此如此。王曰。此計甚妙。就着張良施行。諸將皆退。張良歸。駟舍分付左右。置酒。邀請諸將赴

西漢演義評

卷五

本五

席。諸將聞良請。俱到駟舍。良出迎禮畢。各分賓主坐定。良于中堂懸畫一軸。上畫着前面車內坐一人。後有甲兵數十騎。追趕甚急。樹林邊藏一人。衆將見了。不解其意。便問良曰。先生懸此畫何意。良曰。昔齊景公與晉戰。齊景公大敗。衆軍盡皆逃走。止景公坐于車中。有田父御車。後追兵甚急。景公無可奈何。田父曰。事急矣。大王當藏于林中。將王衣服與臣更換。臣坐王車。王可脫難。王曰。吾雖逃難。爾必遭揜。吾不忍也。田父曰。食人之食。當死人之事。留臣一人。不過大林。增一葉耳。若存大王。實爲百姓之主。使天下受福。豈小補之哉。景公依田父之言。遂將衣服更換。逃難

而去獨田父坐于景公車中。二百兵追至見車中田父以爲景公遂擒獲見晉獻子。晉獻子知非景公欲殺之田父曰臣代景公而被殺誠不足惜但恐殺臣一人而後來臣代君者懼其見殺而不肯効力也。獻子深義田父之言而歎曰臣不避難而君得免死臣之忠也若殺之不祚宜赦其罪以成其節。田父遂得免而還。此圖乃田父代景公免難而景公卒成霸業青史留名至今不朽今漢王被困無人效田父之所爲良因懸此畫爲諸君一見也。諸將聞張良之言皆奮然起身曰父有難子當代之君有難臣當代之我等願代王死而出榮陽之難。良曰諸君雖各有忠心西漢演義評

卷五

七

皆不似主上儀容惟紀將軍與王上相似可以誑楚紀信曰此某之至願也。雖冒湯赴火亦不敢避。張良陳平大喜。次日張良引紀信見漢王。密奏紀信欲代大王詐降。漢王曰不可。劉邦人業未定。臣下未沾勺水之恩。今著紀將軍代我赴難。我却乘便而逃。損人利己。仁者不爲。吾不忍也。信曰事已急矣。臣若退避或城破之日玉石俱焚。臣那時雖死亦無益于王矣。今若代王之難。王得出此重圍。臣留美名如泰山。今日輕性命如鴻毛耳。王不可以臣爲念也。漢王尚猶豫不決。紀信遂拔劍而言曰王若不依臣言。臣卽自刎而死。以示無留難也。王卽下措抱紀信而哭之曰

將軍之心可謂忠誠貫日千載不泯也因問曰將軍有父母乎信曰有母王曰卽邦之母也吾事之又問曰將軍有妻乎信曰有妻王曰卽邦之妹也吾養之又問曰將軍有子女乎信曰止有一子尚幼王曰卽邦之子也吾撫育之三者皆邦所以爲將軍終身成全之也將軍無憂焉紀信叩頭曰臣死得其所矣張良陳平等卽寫降書差人出城報項王曰漢被圍急矣亦不敢割地以分關中願出降與霸王相見惟望不卽加誅爲幸也左右聞差人之言卽報

曰漢王差使下降書項王拆書觀看書曰

漢王劉邦頓首上書霸王皇帝陛下臣邦家封守漢中

西漢演義評

卷五

六

到彼水土不服思欲東歸以棲故址不意人心苟從志同狂蕩遂得關中之地後值睢水之敗已喪膽矣望望無歸依身滎陽苟全性命非有他圖韓信東征皆彼自爲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非邦之罪也陛下今乃大兵臨城指期可破威武之下缺鉞難免從文武羣臣之議情願面縛投降惟免一死王若念懷王之約昔日之情恐赦往愆誠沾再造惟陛下其憐之不宜

霸王看罷書召漢使曰劉邦幾時出城投降使曰今夜卽

到此不能不笑不忙不怪

出降霸王密傳旨曰若劉邦出降比面見之時卽伏刀斧

手將邦碎屍萬段以雪吾恨季布鍾離昧領精兵伺候邦

說陳平張良奏漢王曰王宮服便服乘快馬文武將士各裝束停當命樅公周苛領在城人馬把守滎陽命紀信卽將漢王龍衣更換坐王龍車將近黃昏先出女子二千人自東門陸續出城左右報霸王曰漢王出女子數千行未盡也霸王笑曰劉邦酒色之徒貪戀婦女如此之多何足以成大事范增慮之過也楚軍士見漢出放女子各門皆來東門爭看夜晚之時挨肩擦臂遂忘其軍伍行陣諸將亦各爭看不相關防也漢王同文武將士領輕騎斷後出西門望成阜而去東門女子步行又慢及盡將二鼓矣只

隱而出公然不行君臣之禮亦不見有歸降之意項王怒曰劉邦定醉死車中矣見朕不下車投見尚端坐如木偶耶左右執火把望車中照看見紀信端坐不言左右曰漢王如何不言紀信曰某非漢王乃漢臣紀信也我漢王困久今已出滎陽會韓元帥英布彭越衆諸侯徑趨彭城拘項王家小會兵廣武與楚願決一戰以定勝負早聞下降書乃詐降也今漢王已出二百里外矣左右急報楚王曰車中非漢王乃漢臣紀信也備將紀信之言奏知楚王楚王大怒而復嘆曰劉邦逃之甚易紀信代之實難此真忠臣也哉朕雖文武將士收錄何止數百人未有如紀信之

忠者急喚季布曰爾可說紀信降朕是愛其忠也季布
向前大呼曰紀信代劉邦出圍可謂忠臣霸王憐愛不忍
誅戮爾當感主大恩下車投降仍封以重爵爾不可負王
命也紀信車中大罵曰沐猴無知徒爾妄想丈夫事主忠
心不二此頭雖斷而浩氣冲天金石不磨也生爲漢臣死
爲漢鬼烈烈之志豈汝言可惑耶霸王聞信言知其不可
易也遂命執火把者各舉火焚車但見烈焰之中衆軍士
猶聞紀信罵不絕口頃臾烟焰既滅車已成灰燼矣後史
臣有詩曰

火滅心不滅

將軍剛似鉄

赫赫烈燄中

西漢漢義評

卷五

七

鑪錘千遍徹

可以爲昆吾

可以爲鉄鉞

可以淬尖鋒

可以成竹節

寶色夜輝光

利器飛霜雪

能斷好宛頭

嘗試狐媚血

助此英雄威

直擣匈奴穴

項羽力打鬪

至堅不可折

楚兵二十萬

解腕不敢掣

代主出榮陽

孤忠金石烈

炎漢四百年

何獨成三傑

將軍萬世功

封侯乃獨缺

論計歸陳平

徒掉三寸舌

使無紀信忠

奇謀空自說

人詩曰

鹿走蛇彈二虎爭榮陽危解事堪驚後來拔劔論功者
矢口何曾說紀生

紀信車焚烈焰間漢王脫難得生還英雄自古誰無死
留得高名重泰山

却說霸王焚了紀信殺散漢兵急差季布龍沮領精兵一
萬追趕漢王不知趕上如何對敵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紀將軍乃天地之正氣也赴難時原不冀功漢之不敘
其忠漢之薄德寡恩耳信自成其爲信矣○項羽當漢
假降之初令伏精兵及刀斧手伺候可謂勇乎紀將軍
視死如歸而欲說其降楚可謂智乎○使人人以效死
爲功漢王必無未央之過

西漢演義評

卷五

七



